

人海燈

刊 月 半

刊合期五十四十卷二第

錄 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
言 | 僧教育輪廓之一
糊塗博士 | 近人對和尚的兩種看法
香水海上的燦爛之光 | 驅逐懈怠鬼 | 又一比邱居士之諍 | 魯佩章之荒謬舉動 | 什末是澈底的辯証法 (續完) | 四十二章經藏本與流通本辨異論
俱舍廿二根略述 | 遊普陀山記 | 人間的宗教序 (椎尾辨匡) | 東印度國王與般若多羅 (井上秀天) | 給讀者們——(論僧青年) | 漫——你爲什末出家 | 談——想起了我師弟 | 六祖大師 (續) | 海吟集 | 佛教新聞 | 編者的話 |
|--------|-----------------|-------------------------|-------|----------|----------|----------------|---------------------------|-------|---------------|-------------------|--------------|-----------|-----------|----------|-----|------|------|

寶 忍	冷 觀	道 屏	慈 雲	竺 摩	濤 僧	智 藏	通 一	若 春	化 莊	何 蓮	墨 禪	窺 諦	襟 亞	西 巖	悅 西	汪 冰	大 庸	記 者	編 者
--------	--------	--------	--------	--------	--------	--------	--------	--------	--------	--------	--------	--------	--------	--------	--------	--------	--------	--------	--------

版 出 日 一 月 七 年 四 廿 國 民

僧教育輪廓之一

寶忍

僧教育，應本乎聖教。聖教雖多，

應致意於利他之事業，然利他事業之一部分，須待清淨僧寶而後成就。清淨僧寶之成就，又發軔於僧教育。佛陀在世所說戒定慧法門，即爲訓練當時一班大小乘阿羅漢等之教育方法也；及滅度以後，由大小乘菩薩阿羅漢相繼而訓導之。故佛雖滅度而教育之方法猶存，祖師雖滅而其遺訓猶存。今世僧教育不振，苟復按古德之教育法而教育之，並採取合於現勢之教育法而輔助之，當其事者身體而力行之，則僧教育之成就，可立而待也。

佛陀說法不離教理行果。當時所成就者，及今世所欠缺者，皆唯教理行果而已。今世教不行而理不明，行不修而果不證，宜乎一蹶而不可復振也。教不行非謂無相似之教，理不明非謂無相似之理，行不修非謂無相似之行，果不證非謂無相似之果；既其相似則其離真也亦近亦遠，更難於爲力使其契於真；保

非爲是，以似爲真故也。

必也教以致其析，理以致其明，行以致其修，果以致其證；教析而理明，行修而果證。教不足以行填之，理不足以果證之，教析而行不修，教爲空談，勝於不析而已；行修而迷於教，行爲盲行，甚不可也。既教析而行修，理不明而果不證，未之有也。教海無涯，支流各異，明其一已可；理無二致，行無二修，果無二證，諸宗皆同，一以貫之。果不易證，見道位中離繁果耳；緣不易得，加行位中等流增上緣耳。異熟雖在別世，真假論之，無一行而非總別因也；等流果，士用果，增上果，增上緣，所緣緣，親因緣，等流依緣，無念不具

糊塗博士

提起了胡適，誰都知道他是咱們貴國家裡的一位很有名望的博士老爺。博於科，博於哲，博於倫理，博於政治，

，則念念皆有果證。

行不易修，無漏行耳，隨順無漏行，猶可得而言之，有漏善行，人人可得而爲也。生一善心，覺已往之非，觀行也，慧思最有力，行之實際也。身體而力行之，表業也，無記爲其性，行之相貌也。言笑思維，舉手投足，無一而非行，苟善美矣，何一非有漏善行。苟教析而理明，念念回向無上菩提，何一而非隨順無漏行。誤以果行爲因行，其難修也宜矣，教不析而理不明之所致也。故欲興辦僧教育，必使教以致其析，行以致其修，始有成績可言。若也鵠高而妄欲躡級而上，致使學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茫乎而不知其所止，非惟理教不足以堅其信，而行果足以致其疑。過去僧材之秀者，皆坐是而返俗，此後不自根本做起，危險孰甚！

冷觀

博於經濟，博覽群書，幾於無所不博！可惜這位博士老爺，不曾博通三藏，對於佛教，時常會說出荒謬絕倫的話來；

畢竟博而不博，博其所博，不能稱為真正的博學多聞，博大精深的博士！我這次在出版周刊（商務印書館出版）上，拜讀他的大著，題為公共衛生與東西文明，裡面有很多的地方污辱佛教，毀壞僧伽。我對於這位博士老爺，不禁慨然嘆之！

何以見得佛教是不講究衛生的？何以見得和尚是不講究衛生的？好大胆的武斷！經典上告訴我們，佛在每一個法會裏，每一個道場裏，都教人把修身的工夫做好。靜坐，散步，靈宿，節慾；飯食經行，吉祥而臥；清潔壇場，灑掃庭除；他不但嘴巴上提倡衛生，而且自己是一位身體力行的衛生專家！華嚴會上，那種燦爛的莊嚴，圓滿的相好，天花的繽紛，豈是醜陋透頂的寒酸博士所能夢想得到哩！是的，不錯，佛教方便說『死生有命，疾病有命』。但佛教並非教人不講究衛生呵！是的，不錯，佛教方便說『淨土在西方，天堂在死後，人生不過浮雲幻夢，修短何妨達觀』。但佛教並非教人不講究衛生呵！是的，不錯，佛教方便說『且隨緣自在，無為

最好，多事多殃』。但佛教並非教人不講究衛生呵！不事證據，信筆拈來，簡直是胡鬧！簡直是胡說！稱之為胡塗博士，誠足當之而無愧！

『疾病來了，只好求神，求仙方，許愿』這是老太婆的人生觀，與佛教有什麼相干；『蹣跚蹣跚，喫了做菩薩』。這是齊東野人之語，那能拿來做佛教不講究衛生的證據！『妄想長生不老，騰

近人對和尚的兩種看法

道屏

我年來參學各處，所雲遊的地方，不下七八省，凡是長江流域一帶，幾乎無處沒有我的足跡。同時所接觸的人，也無界不有，舟車旅社，在在處處都有與各界人士互相交談的機會。據我個人所研究的結果，社會人士，對我們和尚的觀察，大概有兩種。

一種是羨慕的。

羨慕和尚的人，大概是這樣的：他們不知道和尚的責任是改造社會，訓導世人，是服從戒條的紀律，注重學理（

雲來去」的那是仙家的法術，而不是佛教！何能並為一談？和尚確是講究衛生的，你看，我們的寺廟都稱為清淨的蘭若；和尚尤其是專心致力從事於心理的改造，建立唯心淨土，淨土就在人間，並不如胡塗博士說得那樣的荒唐無稽！末了，我要警告胡適先生，以後希望慎重發言，免得虎彈之飛來！

二四，五，十二，晚寫於湖上草堂

佛學學理）的研究的。他們單靠他個人片面的觀察，只見一部份遊手好閑的和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這裡逛逛，那裡玩玩，不愁沒衣穿，也不愁沒飯吃，更不愁沒錢還房租而遭房東太太的白眼致發生無房子住的危險。這在農村破產，商業凋零的現在，他們一年到頭，常有失業的恐怖，時感經濟的困難，弄到一碗飯吃，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一看一部份和尚們（其實這是相似的和尚非真和尚）生活的寫意，怎得不垂涎三尺而生羨慕之心呢？

因一份部和尙生活的寫意而引起人的羨慕的，固然不少；可是因這而招人們厭惡的，也不是完全沒有。不過

厭惡和尙的，大多懷妬忌的心理，因為他們根本不了解和尙是做什麼的，更不了解真正和尙的難做。他們只看到一部份的似僧非僧似俗非俗的和尙的外表，便武斷一切和尙皆是什麼世界上的不生產的呀！社會上的寄生蟲呀！國家的分利者呀！思想的消極者呀！由不了解和尙的原故而懷疑和尙的寫意，從懷疑和

尙的寫意而有厭惡和尙的表現，心有所厭惡，那末，發之於言語，見之於文字，無非是厭惡和尙的了。

其實這兩種人的觀察，都是錯誤了。要知道真正的和尙，是不容易做的。普通的人，是沒有做和尙的資格的。凡是真正的和尙，一天到晚，既要度人，又要自度，又要代佛宏法，又要自己修行，要把責任盡完，恐怕一生也做不了哩。

香水海上的燦爛之光

慈雲

「佛學」：是我們全人類精神生活的糧食，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宇宙人生之謎的鑰匙，是今日的人間世狂風海嘯，陰雨怒潮中的燈塔。人啊！在今日的人間世底黑風怒潮當中，你感覺需要光明嗎？你亟欲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嗎？你感覺到海底精神生活的空虛和徬徨而需要充實的安慰嗎？那末，請你毫不遲疑地毅然歸來吧！

佛教，創自印度的釋迦牟尼。他感

覺衆生沈溺苦海而無人拯救；和當時印度民族貴賤階級的森嚴，學術思想的混亂；棄捨榮華——他是當時印度迦毘羅國的王太子出家修道。成道以後，他「席不暇暖」，對全人類，甚至於對每一個最弱小的動物，大唱「平等」「慈悲」「博愛」之旨。所以，他的動機是純潔的，他的方法是完善的，他的目的是光明的，因為他有高尚的人格，純正的思想，銳利的智慧，素樸的生活；所以才能創

立這偉大而精深而為今日全人類所急切需要的高尙的「佛教」。

佛教，本有大小乘學。傳布於印度南部，錫蘭，緬甸，暹羅，安南，南洋羣島為小乘佛教系。傳布於西藏，中國，朝鮮，日本，臺灣的為大乘佛教系。這是佛家歷史家所公認的。而在古代——現在還存著大小乘教區域的跡痕——小乘佛教系的區域裡，不容許大乘；大乘佛教系的區域裡，却容攝小乘，這也是鐵一般的事實。

佛教傳入中國，始於漢時，而光大於南北朝和唐代。當時印度的僧侶來中國傳教，和中國的僧徒往印度留學的交通路線：陸路由長安經甘肅，新疆，越帕米爾高原而入印度。水路由印度洋，繞馬來半島，過麻刺甲海峽新嘉坡而至廣州。中國禪宗的初祖菩提達磨，佛典翻譯家如真諦三藏……往印留學僧如義淨……都循水道，往來中印。這樣看來，廣州在中國海禁未開以前，不但是中國與南洋羣島，往來交通的門戶；也是溝通中印佛教，文化學術思想的樞紐了。

近代的物質文明，日益進步。優良而迅速的交通工具，打破了時間，空間，山嶽，海洋自然的阻碍。歐美的機械物品，文化宗教，學術思想；如怒潮急雨，澎湃而來，衝破了中國的藩籬。籠罩了全中國。而最先和泰西各國接觸的，就是中國之門戶的廣州；香港呢，更是中國門戶之門戶，更先和列強握手禮了。

所以，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發源於廣東，打倒了中國數千年遺傳下來的專制政體，而樹立民國。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一切的一切，發生巨大的變化。

佛學的真理，雖是「亙古今而常存，徧法界而不變」；而佛教的制度，儀式，却是隨着各國的民情，風俗和時代的輪齒而時常在變化前進的。所以，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國佛教的先覺者，流通佛典呀，昌明義學呀，整理僧制呀，辦僧教育呀，發行刊物呀……也慢慢地隨着時代的車輪，在變動，在前進了。

『人海燈』，是中國佛教刊物中的『

後起之秀』。他運用淺顯的文字，靈活的筆調；把汪洋浩瀚深幽奧的佛典中的精微妙義，通俗化，人情化；明亮亮地供獻給人們欣賞。他產於廈門，長於潮州；現在，得着港方佛教同道的愛護的扶搖直上，高遷到中國門戶之門戶，時代輪齒之尖端的香港去了。

這，確是港方佛教同道的光榮和港方中外人工之福音；也就是廣州、華南，全中國，全亞洲，佛教同道之榮幸和各國社會人士之福利！那末，華南佛教同道，應該怎樣的去愛護牠，供給煤料，加足電力；使牠在香港的高峯上，香水海上，放着光芒萬丈的燦爛之光才好呢？

我們打開地圖一看：香港的西南，法有屬地安南，租地廣州灣。英有馬來半島，新嘉坡，婆羅洲。東南有美國的關島，菲律賓。北有日本的台灣。這，是列強搶割中國這塊肥肉的磨刀石；也就是第二次大屠殺的大本營——第二次世界大戰。雖不敢定說這「火山」在歐洲抑在亞洲爆發。香港實處在英美日法四大勢力縱橫交叉的中心點上。

假使這些列強執政者，信仰佛法「平等」「慈悲」「博愛」之旨，當不至於「以強凌弱」，「爭雄好戰」！假使各國人士，都信仰佛法，必能監督政府，不使他「忍心害理」，「侵人之國」！人海燈啊！你既高遷要地，願你負起這責任吧！——宣傳佛法，消弭戰爭！

現在印度佛教，衰微已極；而小乘佛教系的區域裡，尙無大乘佛法。香港和這些地方，（請閱世界地圖！）在中國內地看來，比較接近。今後人海燈，該用「擴大播音機」，向牠播音——引導佛教同人，興復印度佛教；灌注大乘佛學到小乘佛教系的區域裡！

人海燈啊！努力吧！願你作今日人類精神上的「糧食」，願你作啟發真理的「鑰匙」！更願你作人間世黑風海嘯，怒潮暴雨中的「燈塔」，在「華藏世界」底「香水海」上閃放「燦爛之光」！

若春法師：尊著已刊出，贈刊托化莊法師代轉，請示通信地點，並請常賜稿件為盼！

驅逐「懈怠鬼」

竺摩

在驚濤駭浪的逆流中的一隻舟子，

非努力求進，勢必退墮；這正是象徵着一個人人生也是如此，不在生活的路上勇勤地求前進，便要墮落了。但規之「業精於勤荒於嬉」的定理，墮落的原因便在這「嬉」字上，因「嬉」的背後躺藏着一個「懈怠鬼」，以鬼的魅力作祟，往往使人墮到不可拔的深坑而不自知了。

理趣六波羅密多經云：

復次懈怠之人，爲懈怠鬼常所拘執，惑亂身心。譬如有人入於大海至七寶山，於是山中寶珠無量，方欲採取，爲鬼所著，歛然之間徒步而返，不獲一寶，裸露而歸；懈怠衆生，亦復如是。

此瞻部洲福德之地，十善業力來生其中，菩薩觀之，無量無邊十善珠寶遍滿大地，而衆生爲懈怠鬼之所魅著，狂亂失心，設見妙寶，都無取心，如妙高山不可移動；若精進人取斯物寶，不足爲

難，如舉一毛。

精進固然是美德，可是爲懈怠鬼惑亂了身心的人，便要喪心病狂，不知精進爲何物。經中說：中國難生，佛法難遇。我們現在中國已經生了，佛法已經遇了，誰人還記得自己當時求生中國的困難？欲開佛法的心願？『此瞻部洲福德之地，十善業力來生其中』；而現在一般的人們，皆昧此理，暴躁狂亂的心，什麼東西也不能接受和容納。自己無用沒出息不精進，看見人來侵畧國土，便厭這個國土是不會長進的，非馬上生到紅髮碧眼兒的國土裡去不可的樣子。佛教內部竊敗已失其真，看見假佛徒的形式，便毀謗佛教是厭世，消極，迷信。殊不知自己生到南瞻部洲的中國，不受『邊地下賤』的野人們的長淪苦處，過非人的生活，而沐浴文化道德的光輝的春風法雨的灌溉，皆因「十善業力」的栽培。逐末忘本，實堪悲感！亦如爲懈怠鬼所惑，如入寶山，而不識寶，顛倒

是非，而不自知！

再掉過頭來看看我們自己，不但中國已生佛法已遇，簡直是和佛法有共榮辱共存亡的生命關係者，而形雖出家走進佛法的堂殿，對佛法毫無希求進取之心！因懈怠鬼的作祟，頹廢，墮落，自己菲薄自己；甚至自己誹謗自己，自己破壞自己，真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了！

在大智度論中，還有一段因緣，說一個人欲想利濟一切衆生，入寶山採取無量數的珍珠財物，不料在途中遇一懈怠鬼，具言所事，而被拘執。人怒而以左拳揮鬼，即被吸住不能收回；旋以右手掌鬼，復被吸住；乃至後來四肢都相繼的被吸住不能動彈，最後的掙扎只有怒以頭顱撞碰鬼的頭顱，仍被吸住竟至全身不能動作了。鬼知其動力已盡，乃說：『你現在終死在我的手裡吧！』人仍勇敢的說：『我的身體雖被你拘死，我的精神終不死的！』於是懈怠鬼也聽得心動，嘉其意志，放之而成全其事了。

這個人的精神，是堪爲我們學佛學

菩薩的人的模範的！因世界上正不知有多少的人衆，被懈怠鬼所播弄。丁前途的偉大事業。我們處在這個時代，懈怠鬼團團包圍的環境裡，要自救救人，自利利人，需要這種勇敢無畏的堅決的精神，不但做最後的掙扎救出自己，還要調伏你的敵人——懈怠鬼。所以我們應時時刻刻要問自己：『已被懈怠鬼拘執否？』這樣一來，懈怠鬼自然會被我們驅逐走了。

五，一六，旅次寧波延慶寺

名山遊記

何張蓮覺居士著

報帑式角

道林帑三角

本文作者喜歷名山大川，國內佛教名勝，尤多涉歷，今彙集曩昔遊記都爲一冊，欲明佛教名勝實況及有志遊遊者不可不讀此書，至文筆蒼勁其餘事耳。

發行：香港山光道東

蓮覺苑流通處

香港廣鉅源出入口莊 擴充舖面 遷新 和興 西街 二十號

◀處理經總會興重教密安潮▶ ▶行發約特局書學佛海上▶

顧 賜 迎 歡 實 價 真 貨

通 流

燒	莞	東	州	崖	降	檀	安	正	西	星	名	罐	僧	顯	陀	佛	三
香	女	花	香	香	南	茄	南	藏	月	山	頭	侶	密	羅	像	藏	經
塗	子	剗	速	貢	沉	楠	貢	念	念	素	用	法	尼	圖	籍	典	
香	香	香	香	香	香	香	香	珠	珠	食	品	器	被	籍	典		

又一比丘居士之諍

濤禪

中日佛教學會的紛爭正鬧得不可開交的當兒，蘇州又發生了一件和尚與居士鬥法的事，本來，其事很小，不知怎末竟弄到官廳里去，說來也是狠可痛心的一回事，事實是這樣的：

有居士季聖一者，原為政海中人物，失意以來，即皈依印光老法師，因為這居士小有聰明，常好登壇說法，所以使惹起蘇州比丘們的不滿，最近，季聖一又在吳江講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蘇州比丘們認為顯有用心，乃由大僧領銜聯名上書于印光老法師，其信云：

印光老法師蓮鑒：久仰大德，無由親近，僧等少禮，實深罪過！值此末法，人心非古，僧人不僧人，居士不居士，以僧人言，處乎時下，守戒宏法如老法師，能有幾人？以居士言，當今社會，老實念佛，如高鶴年輩，吾恐不多。茲聞老法師之高足，季君聖一，不言護法三寶，號稱講經居士，僧等慚愧，頗費索解！夫季君系一拖泥帶水在俗之人也，眼帶托力克，手執司的克，口啣雪茄煙，并鑲赤金牙，妻妾子女，團聚一堂，滿腹文人習氣，一目官僚態度，溯自政途失敗，無以沽名釣譽，於是皈依老法師門下，稍具世智辯聰，學得一言半偈，遂而效法山家，登座談經，為人天師，不依佛制，譏

謗僧尼，此之謂老法師高足乎？此之謂居士乎？僧等聞涅槃經云：白衣說法，比丘下座，實使造成佛法衰相，不卜老法師以為然乎？又聞季君現在吳江講經，何以不講淨土法門，而講佛說遺教經，及四十二章經？於中顯然必有作用。嗚呼！笑法師曰：泥龍雖不能降雨，然求雨者，必禱泥龍，凡僧雖不能致福，然求福者，必敬凡僧，設使謗了凡僧，即毀謗三寶，謗三寶者，必墮地獄，此言思之，不可不信，務求老法師為三寶故，函示季君改講淨土，或講唯識，以研究性質，毋庸高座，倘遇僧尼在場，當須禮讓，只有讚揚三寶，不可涉及凡僧不盡之事，要之比丘戒本，外人尚不得觀之，何況講乎？再請老法師慈悲，勸導季君出家，現比丘相，作為佛法真正之佛子，再來升獅子座，轉大法輪，受天人供，度一切衆生不為晚也。此叩

法安。

大僧等啓

照理說來，白衣說法，比丘下座，實是佛法的衰相，不過，近幾十年來，像這類的事實多至不可計數，南京某居士且引經據典說比丘應向居士頂禮。所以，根本說來，還是要比丘自身振作起來，如果比丘皆在居士之上，當然所謂「下座」「頂禮」等等的，會無形消滅的，不求諸已，而光

在喊：「你不應登座向比邱說法，你不應要比邱向你頂禮」那還不是等于空話？

這次蘇州吳江的居士講經，大僧等反對于前，而吳江公民龐紫蘇等又呈請縣署，縣部禁止於後，其藉口的原因是：提倡迷信，麻醉民衆，男女混雜，有碍風化。呈，云：

竊查佛學具玄奧之哲理，經藏浩汗，雖宏開講會，決非凡夫俗子所能瞭解，其有號召愚夫愚婦設壇講經者，主持非苦行高僧，講師屬有限居士，羣相勾結，哄動一時，謂非提倡迷信麻醉民衆而何？男女混雜，實妨治安，欲錢費耗，更所難免；而深種迷信心理爲反科學反生產之謬舉，所關實大，方今列強爭霸益烈，國際風雲日急，我國處於列強必爭之地，國人正宜奮發致力科學，培植生產國防技能，以免亡國滅種之禍，以國情而言，連年水旱災害頻仍，民不聊生，大多數同胞，受此影響，陷於求生無門之境，奈何佛門信徒，不一布施！而謬托護法之士流，積極爲復興民族之反動，日本謀我，在福建天津及東四省組設治和會者，即佛學會之變相，專受其政府使命，投合我國民淺近浮薄之迷信心理，深入我民間，麻醉我民心，爲亡我國家之一種下層工作，我國無知愚民，以至無恥士紳，入其彀中，實繁有徒，思之寒心；今吳江佛學會集衆號稱講經，試問聽衆能了解所謂四十二章經否？皇皇披載報端之講經摘錄，有多少人士讀之能了解，若輩

集合多種複雜不可問之心理，得此麻醉民衆之結果，將爲治和會爲虎作倀樹立始基乎？實可痛心！紫蘇等心知所危，不甘緘默，爰特備文呈請鈞部（府），迅予切實制止，實爲公便。

（下略）

這篇呈文理由的幼稚，實在不堪一駁，劈頭說：「佛學具玄奧之哲理，經藏浩汗」而又說是「提倡迷信」，這樣，世間學說凡具玄奧哲理者都是迷信了，不知這位捉刀人將何以自解？其他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駁不勝駁，這是季聖一的倒罈，他該去出力辯正吧？

據說：這呈請官廳制止的事，與大僧比邱等不無關係，因爲向官廳控告白衣上座違法在法律上是無根據，不得不加上一些「提倡迷信」「男女混雜」，「妨碍治安」等等的堂皇名詞，以期馬上收效，其實，這是自扳磚頭自打脚的事，此次如能制止生效，則下次比邱講經，對方也會例有可援的呈請官廳來制止你的，甚至各方反對佛教的人都會援用此例，所以，這罪過，季聖一該負擔一半，其餘的一半該大僧等擔任了，不求齊本，只濟其末，大僧等真是吃力不討好，做了一件最愚笨的事，真可惜！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季聖一是否「涉及凡僧不盡之事」，是否對在場僧尼不會禮讓，這些，我們不知道，如真有，那就難免大僧等出來向印光老法師控訴了，季聖一問心如何？

六，十，寄于蘇州。

魯佩韋之荒謬舉動

智藏

——安徽行政督察專員魯佩韋「強令僧衆」刷去「我佛遺囑」——

五月二十七日漢口輿論報載有青果君的「釋迦寺我佛遺囑」一篇文字，茲爲使讀者諸君明瞭起見，摘錄如下：——

安徽泗縣城內釋迦寺僧，近仿照總理遺囑製成「我佛遺囑」者。文曰：

「余自菩薩樹下，成正等正覺以來，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其目的在達生佛之自由平等；良由一念不覺，妄逐六塵，四生九有，輪迴莫返！深知欲達到此生佛平等之目的，必須澈底覺悟，以四無量心，六波羅蜜，誓與煩惱惡魔勇猛奮鬥，現在娑婆世界，五濁熾盛，凡我四衆弟子，必須依照余所說，三藏一十二部，八萬四千法門，努力化導，最近主張，即在喚醒迷流，同歸覺悟，以期達到生佛之自由平等，完成清淨莊嚴之大同世界，是所至囑！」粉牆黑字，大書特書，安徽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魯佩韋，已強令刷去矣。

文中「菩薩樹下」的「薩」字定是「提」字之誤，印度祇有「菩提樹」，並沒有菩薩樹，況且經典史籍均有明文載着佛在菩提樹下成正等覺，這樣看來「薩」字係「提」之誤無異議了。而「同歸覺悟」的「悔」字恐怕亦是「悟」字之誤吧？——我想。

先總理一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餘年，奔走南北，亡命海外，團結同志，竭力宣傳主義，鼓吹革命思想，創辦黃埔軍校訓練革命軍人，爲國爲民爲主義而奮鬥，四十年中間不懈不忘本此一貫之精神，甚至于在北平臨命終時最後一刻的時候，還真摯懇切地再三的叮嚀黨徒民衆：『和平！奮鬥！救中國！』

總理又恐怕在他死後，黨員勾心鬥角，兄弟鬩牆之爭，爭名逐利，期圖升官發財，寫意享樂，不肯做革命事業，不能本他的精神去奮鬥，繼承他未成的事業，所以在臨終之前寫下了「總理遺囑」，在這遺囑中很明顯的告訴我們五點：（一）他四十來革命底目的，是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不是爲自己的名利地位着想；（二）要達到中國自由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三）如果要聯合世界各國，須要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四）革命工作須要依着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五）要在最短期間開國民大會，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五點中，第一點是闡明他革命的目的和宗旨，後面四點都是說明如何完成革命的事業——目的——和方法——手段。在這寥寥一百幾十字裏面，總理將整個革命的目的

步驟和方針全盤托出來了，作爲進行革命工作的南針，作爲黨員的戒條——座右銘，使每個黨員銘刻在心腑中，念念不忘四萬萬同胞被壓迫的苦痛，時時刻刻記着「和平！奮鬥！救中國！」的職責，認清自己的立場，披上精進的鎧甲，挑起自己的担子——爲國爲民爲主義犧牲，完成革命的事業，能如此，則總理四十年來所灑的心血，革命先烈犧牲了的頭顱才有着落，這是總理對遺囑的動機和目的——我想。

現在舉國朝野，黨徒與非黨徒，因爲要表示尊敬總理的遺教和警惕自己督促自己起見，所以每週舉行紀念週，且每次開會秩序單上規定有「恭讀總理遺囑」的一條，總理遺囑的重要，藉此可以想見一斑了。

中國佛教現在已衰敗到極端了！教法的替落，僧尼的腐化，僧格的沒落，僧衆知識的淺陋，宗派的殘凋，祖庭的寥寂，叢林寺院只剩了一個沒有靈魂的殘骸，這是受了濫收徒衆，濫傳戒法給予的恩惠呵！

唐宋時間的佛教，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最發達最光明的時期，近人都稱他爲黃金時代。在這個時期中的僧徒，出家是很不容易的，要經過政府的考試方許出家，我們只要打開僧祖統紀就可以知道試經度僧，在唐宋間已屢見實行，所以唐宋有禪有學的高僧輩出，宗風振興。後來考試制度廢了，僅僅傳賣戒牒而已。試經度僧，一牒之艱，那裡是現在一字不識一經不通的僧尼所可得到的呢？因此，弄到僧尼出了家不知佛爲何物？僧伽爲何物？出家爲何事？兩目不識丁；盲從的出了家，造成了今日一批一批的啞羊僧！這些啞羊僧濫則

僧倫，玷污佛門，寄食社會，於佛教於國家百害而無一利！這都是濫收徒衆，濫傳戒法的結果。乾脆的說一句，就是政府對於佛教取放任的態度，聽其自生自滅，不加以整理，不施行考試制度甄別僧尼的結果。

安徽泗縣縣迎寺僧徒，知道自己的責任和使命的重大，爲警策自己振作有爲，發奮圖強起見，所以做照總理遺囑製成了「我佛遺囑」，用墨字書在牆壁上，警策僧衆，使每一個僧徒時刻不要忘却自己是佛弟子，和佛陀出世說法立教度生的本懷，振作自己的精神，遵守戒律，鑽研教理，參禪用功，斷除煩惱；認清自己的使命，挑也自己的担子——宏法利生，努力去化導社會，改正人心，挽回世道，喚醒迷流，同歸覺悟，補助國家教育法律之不及，以期達到生佛之自由平等；完成清淨莊嚴之大同世界。諦觀該遺囑宗旨宏碩，目的正當，蓄意深厚，與總理遺囑，不但毫無衝突，而且完全相符合。這是該寺僧衆自覺的一種表現，我們對於該寺僧衆，祇有同情策勵其實行，決沒有反對的餘地。

而安徽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魯佩章君，不知道根據中華民國那一條法律，國民黨那一條黨綱，強令刷去「我佛遺囑」，這種舉動顯係違犯總理遺教，（民國元年三月總理任臨時大總統時，復佛教會有云：「悉貴會宏通佛教，提揭戒乘，融攝世間出世間一切善法，甄別進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衆生完全之幸福爲宗旨。道衰久矣！得諸君子開微索隱，補弊救偏，既暢宗風，亦裨世道，曷勝瞻仰讚歎！」；民國約法第五條載明「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宗教

階級之區別」，第二條第七項載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條文雖簡，而含義甚宏，是貴會所要求者盡為約法所容許等語。○摧殘人民信教自由，違犯現行約法人民自由第五項，發表言論及刊行著作之自由」，該遺囑既沒有左傾的思想，於國家尤其是於佛教實在百利而無一害，不知魯君何故強令刷去，委實令人大惑不解。如果書在壁上有妨害人士觀瞻，那末魯君何以又不強令刷去總理遺囑，及其他一切的話語，偏偏刷去和尚寺裏的「我佛遺囑」呢？究竟這遺囑與行政督察工作進行上有何妨害？要知道：行政督察專員是教你去督察一區的行政；澄清政治，解除人民的苦痛，指導人民自覺向上，和尚也是國民；應當指導其自覺，並不是教你去拿政權箝制人民的信仰，壓迫和尚的行動，魯君這種秦始皇式焚書坑儒的愚民的政策，不願使和尚自覺，真是淺知短見底眼光！

現在中國佛教內部無組織無系統，均因叢林寺院住持無真正有道學的僧材之故，佛教本身病態太深，已難望其自動整頓改革，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賢明的政府，黨國的要人，能認清佛教在中國歷史與中國民族及一切文化的關係，認清中國佛教現前的病態和弊制；認清佛教設教的立場和應作的事業，認清僧徒應俱的學識和道德及一切應整頓改革各點，用大刀濶斧來整理佛教，提高僧格，這至少於佛教於國家社會都有良好的影響。佛教於國家社會民族的關係至重且大，誠如教育部所說：『現在信仰雖任人民之自由，而佛教關係國脉民命至為重大』；『中國人民信仰，以佛教為最多，各地寺院僧尼，一方關係於地方之治安，一方關係於社會

之文化，倘再不加整頓，則民族與佛教，兩俱淪於衰運。」記者希望政府衰衰諸公都能像教育部這樣認清佛教與與國家社會人民的關係才好。

然而我們正希望政府來整理佛教的當兒，而安徽泗縣釋迦寺僧衆的自覺，不但不能得到當地政府官吏的贊同與援助，反被強令刷去「我佛遺囑」，記者閱讀之後，有如冷水淋頭，受了重大的打擊，實在令人大失所望！

二四，五，六，在武院行願菴關房寫。

弘揚佛法之唯一刊物 佛學半月刊

言論純正 思想正確 文筆生動 內容豐富 消息靈通 出版準期 售價低廉

本刊定價全年連郵大洋五角

本刊宗旨。上承釋迦之遺教。下應現代之潮流。以淺切通俗之文字。述廣大圓滿之佛學。深入顯出。流通宏揚。凡我佛徒。不可不讀。

一 凡願為本刊永久訂戶者。須一次惠納國幣五元於本社。即得為本刊永久訂戶。

二 凡加入為本刊永久訂戶者。本社當按期寄奉本刊百年收刊費郵費等費。

三 凡能介紹本刊永久訂戶至二十戶者。即承認為本刊永久訂戶。不取分文。凡介紹永久訂戶十戶者。即贈閱本刊一年。介紹五戶者。贈閱半年。

發行處 上海膠州路 佛學書局 十一弄念號 各省分局各地郵局均可代定

什末是澈底的辯証法

(續完)

通一

形式論理學只限于不變的，靜止的孤立的事象。譬如在豆乳變成豆腐的過程中，具有液體固體的兩種屬性，——矛盾，形式論理學對於這問題，則無法說明牠。依辯証法說：「由量的變化，超過一定的限界，即生出質的變化。」這樣即是辯証法的一個特色。

一切事物的變化過程，只是三段定式 (Triade) 的無限連續，第一，是均衡狀態，第二，是均衡的擾亂，第三，是在新基礎上所恢復的新均衡狀態。一切事物的變化，仔細考察起來，都是適合這三段式的。本源的均衡狀態，就是正，均衡的擾亂就是反，新均衡狀態的恢復就是綜合。經過這三段過程而發展的，我們就可名之為辯証法的發展。

最重要的是否定，不僅是事物之單純的否定或是單純的破壞，而是要由第一否定得到第二否定，這就是所謂揚棄否定，例如麥粒磨碎，昆蟲壓碎，只能完成第一行為，第二行為便陷于不可能了。反之，一粒麥落在適當的土壤之上，得着日光水氣衆緣，則其自身所包含的自己否定的機能才可以發展。

依據一般的說法，辯証法的運用，是普遍的，在自然，社會，思惟三方面，都可以用辯証法來說明牠們的歷史。

一，自然的辯証法 (Natural dialectic) 這是用來說明自然界的運動，變化，演進的內在規律，以確立辯証法的宇觀

觀。

二，社會的辯証法 (Social dialectic) 這是用來說明人類社會之史的發展與演變及社會內部一切相互關係，以確立辯証法的歷史觀。

三，思維的辯証法 (Thinking dialectic) 這是用來說明思維辯証法的形式與發展的基本規律，以確立辯証法的思惟律。所以，思格斯說：「辯証法是自然社會及人類底思維一般的運動律和發展的科學。」德波林說：「辯証法乃是包括自然，歷史及人類的思維一般的方法。」

辯証法對於事象的把握略有四點要義，一必須在運動之流去把握，二必須在矛盾里去把握，三必須全面的去把握，四必須在互相關聯上去把握。因此辯証法的方法，是最高形式的思惟方法，辯証法的思惟最普遍的特徵，是要在事物的運動過程中，在事物的變化發展中，在事物的相互關聯中，去觀察事物，去把握事物，只有依據辯証法，才能認事物複雜微妙的關係。尤其是在社會關係中，只有依據辯証法才能確定社會關係的運動法則。

這里我們要注意的，就是運用辯証法，要先注意對象具體的內容，如自然界的運動與人類社會中的各種運動就有許多地方不同。量的變動引起質的變動這在自然可用數字推算出來，在社會便不能這樣的，所以，我們要注重對象內容之

特殊的內容。

總言之，馬克思三定律——矛盾合一律，數量轉變于質量律，否定的否定律——與黑格兒是相同的，不過因為哲學思想根本不同，所以，一個是觀念論的辯証法，一個是唯物論的辯証法。

三、佛學上的辯証法

本來，佛學並不要和其他學科相比較以增高他自己價值，因為他是具有獨立性質無須依傍他人的。不過，現時一般人都以為只有辯証法才能說明宇宙間一切事象之轉變的過程，宗教是唯神論，根本與此相反。其實，以佛學說來，則所謂觀念論唯物論的辯証法，都不澈底。

依辯証法說是沒有抽象的真理，可是，辯証法的學者們的企圖無非要從他們所研究的對象里求出種種的定律，這定律，便是他們所認為的真理，這是不是抽象的呢？辯証法的本身自己先矛盾起來，這定律可算是澈底的嗎？

辯証法本身是革命前進的東西，攻破了資本主義的營壘，誠是一件有力的武器。但能否肯定了資本主義，自己不被否定了嗎？馬克思說：「辯証法對於資產階級及他們底空論的代辯人卻是一種苦惱，一種恐怖，因為辯証法在現存事物底肯定的理解之中，要對現存事物否定，就是同時又包含着牠必然的沒落底理解之故。」反過來，對於無產階級是否一種苦惱，一種恐怖呢？馬克思說這話，無異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因為，從自己硬矛盾起來，則自己非究竟亦狼顯

然。

據說：辯証法和同哲學一樣，哲學偏于一切事物原理方面研究來解決理智上的困難，最多不過給你一種理智上的安慰而已；辯証法是理論的，行為的，實踐的，杜諾夫說：「假使馬克思僅僅是一個純粹的思想家，他必不能成爲一個適當的唯物主義者。」但我們要問：馬克思的理論究竟能行得通嗎？唯物論的立場根本就是抽象的，那末縱然實踐起來，也是走上了歪曲的路徑。黑格兒說：「由辯証法看來，一切事物制度，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切存在的東西，都值得破壞的。好了，我們現在已領受了辯証法的恩賜了。再說：辯証法如也在一切值得破壞的事物以內，那黑格兒便也自己打了耳光。馬克思說：「在辯証法看來，在現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之中，同時也含有否定的理解。」辯証法自己肯定自己是說明宇宙向一切事物變動之歷程的，一切事物都依着他的路線走，這樣也就是自語相違，否定了自己顛撲不破的價值。所以，我說：這類的辯証法都是不澈底的。

佛學，根本在說明宇宙真象的，不過，這說明，終是勉強的，佛自己說：「四十九年，未說一字」。這就是說：我們欲了達宇宙的實際真象，用文字，言語，思惟是不行的，必須自己下一番功夫去體驗，——實踐，馬克思雖然是辯証法的實踐者，但以佛學看來，正如群盲摸象抱着腿子喊着全體，這根本是偏見，邪見，是不究竟的。

馬克思的唯物論，誰都知道與佛學的唯識論相反的，而黑格兒的唯心論，與佛學亦不相同，還要特別提出說明的，

黑格兒所主張的觀念，實在非常模糊，再加上絕對觀念的永久存在，難怪馬克思要認為玄學的了。

佛所說法，分為兩種，一有爲法，這包括自然，社會，思維三方面，亦即是包括了整個辯證法的範圍。佛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就是現象界的東西，都是生滅不停，是無常的，在順着生，異，滅的路徑走，每種物體當生時，當然要經過數量轉變于質量，第二階段的異位，當然有矛盾合一作用的，第三滅位則否定的否定更是顯然。楞伽經說：「初生即有滅」。這一句話不啻已說明了佛教整個的自然辯證法。

關於社會，佛將有情世間，以輪轉式的本有，後有，死有，中有說明之，以六凡四聖說明人生之究竟的進化，辯證法說否定的否定不是回復本來而是向着較高階段進展。佛學亦然，但佛學範圍較廣，即是有時否定的否定甚至較原位還低也說不定，這是人類在六凡位中的變化，不過，事實雖是如此，佛陀的說法，却是希望人類向上發展。（這事實，在社會運動中，都也數見不鮮）。

關於對境方面，如九緣生眼識，八緣生耳識，三和生觸，這都由量變質的實例，心王伴惡心所則行爲善，心王伴惡心所則行爲惡，這些，都是說明矛盾衝突作用的。有爲法中無一不待衆緣而生，則一切法都轉轉成爲否定的否定。

佛說器世界，（也可通說自然界，）是成，住，壞，空式的在轉變運動，這運動就是現象界的形式表現，以佛學業感論說來，這都此界衆生共業所得的一種必然結果，宇宙萬有

之實際，當體如如，不能說是精神在前或物質在前，如有，那都一種錯覺，一種偏見，法性本空，認為實在這便是法執，再認定了能認識的我那就是我執，這樣，要能證到宇宙之真理那就難了。

所以，馬克思黑格兒的辯證法只在一切事象的枝末上作了推測的解釋，宇宙人生的真理，實在說不是他倆的辯證法所能範圍的，他倆的認識都是錯悞的；因為，馬克思所謂實踐，也不能跳出社會圈子以外。佛學在說明俗諦方面，雖方便立說，與辯證法無稍違背，而究竟說來，現象界的究竟實象，在佛學是要有適當行爲才能體證到的。到這地位，是徹底的否定的否定，從六凡到四聖，每一階段的否定的否定，都是向上發展的，到此，是究竟了，不像馬克思自己說：「包含了必然沒落的理解之故」。

所以，佛學才是究竟徹底的辯證法！

這兒，且將佛學上說明事象變遷和辯證法的說明對比如下；



唯物論的辯證法的學者，高喊着「鬥爭是萬物之父」，「一切事物制度，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口號，主張階級鬥爭，從辯證法的公式上說，一個東西他自己在時刻變化，運動，那末我們就不應再去破壞，讓他自己循着公式走就得了，反過來，謀一部分人的生存，而消滅其餘部分人的生存，這就是鬥爭是萬物之父的實行吧？如真的，這盲目的鬥爭，也就是唯物論者之所賤。

在西洋哲學史上，是整個唯心論與唯物論的鬥爭，唯物論者說：一支配階級為要維持它自己的統治，往往借助于唯心論來做它的護身符，以掩蔽大多數被壓迫者的眼睛，因為唯心論主張，觀念支配着世界，「主張」客觀的現實世界不過是觀念世界的幻影。一方面可以抬高支配階級的地位，他方面又可以消滅被壓迫者的反抗心。」這種話顯然推倒黑格兒康德一派的主張，同時，連唯神論者宗教也被推倒了。可是，這正與佛教相符合的，佛陀以前，印度宗教哲學極為發達，西洋的一元論，二元論，多元論諸說，在印度都已有過。佛陀出世以後，第一工作，便打破當時印度社會之各階級的對立。其教理，對執空者說有，對執有者說空，唯識宗，首雖標明三界唯心，然此所謂唯心者，並不是黑格兒的模糊的觀念，雖說幻有，亦不同于馬古思所說的物質為主，簡略言之，三乘共法，可謂還滅論，大乘不共法，從第六信不退以至八地念不退位，則為進化論，進至佛果，圓常究竟，再無變化，名曰圓常，這一點，是黑格兒馬古思的辯證法中辯證不到的地方，佛教為徹底的辯證法者亦即在此。

這篇東西是在離開潮州十天以前寫的，原因是借自朋友們的幾本辯證法研究的書，都要歸還，所以花了兩天的工夫寫成這篇東西，寫好了以後，覺得關於佛學的辯證法方面寫得太少了，可是，急着忙於搬家，就這末攔下來了，到現在，無論如何再也提不起重行修改的興緻來，這真是沒辦法事！發一張空頭支票吧！將來對這門東西再加點研究工夫以後，或者能寫出一篇較詳細的文章來就教於大家的。這一篇實在太疏忽了，請原諒！

本文參考書：

社會哲學概論
唯物論與辯證法
佛學與辯證法
唯識研究序

社會科學體系的基礎
馬克思研究
一個辯證法的人生
佛法與科學

上海慈航週報

本報以宏揚大乘佛法，消弭災劫為宗旨。內容專載古今大德宏法論文及國內外佛教時事

價目 全年五十二期大洋壹元零四分（郵費貳角陸分）
半年二十六期大洋五角五分（郵費壹角叁分）
每期二大張大洋貳分（郵費五厘）

如欲在佛菩薩誕日附精印佛像者全年十次大洋柒角
地址上海租界霞飛路嵩山路口

四十二章經藏本與流通本辨異論

若春

四十二章經，流通中國者最初翻譯，乃後漢迦葉摩騰竺法蘭同譯。而今之流通本與藏本出入甚多，前後各異，若不分別辨明，則亂人耳目，不知貽害胡底也，故今爲作辨異論。

今藏經中四十二章經，在壁字號第十卷，有宋真宗之畧注，此確是摩騰元本。今之流通本與守遂四十二章經注解相同，雖不能斷定守遂筆削改變，但不能不致疑於守遂，果爲守遂筆削改變經文，則真佛法中之罪人也；開後人改變經文之先端，則後人必疑佛經之文，稍暢易者皆後人改造而成非原本矣。若此，則一大藏經何能取信於人乎？今摘其與藏本中異者，或藏本有今本無者，或藏本無今本有者，一評其當否焉。

流通本與藏本不同者，數字不同，無大過者不勝枚舉。前後不同，無大過者亦難盡述。唯舉其相違過甚者評其曲直，以杜後人妄改佛經耳。

「爾時世尊爲說真經四十二章」，此一句流通本無，評曰：此一句是經中之總題，若無此句不能產生四十二章之別目，故此句必不可少，而流通本缺之，是不知文法之起句也。

「住壽命，動天地。」流通本曰：曠劫壽命，住動天地。評曰：住壽命，未涅槃也。動天地，運神通也。而曰曠劫壽

命，住動天地，是妄改也。未涅槃之阿羅漢，不必曠劫住壽故。

「佛言，衆生以十事爲善，亦以十事爲惡，何者爲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殺，盜，淫。口四者，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意三者，嫉，恚，痴。不信三尊，以邪爲正。優婆塞行五事不懈退，至十事必得道也。」而流通本嫉恚痴下，畧去不信三尊，乃至十事必得道也之文。而加「如是十事，不順聖道名十惡行，十惡若止，名十善行耳。」此不知文法，而以己見妄改也，夫文有秀隱之用，秀者文華，溢於言表，隱者玄義，藏于句內，以十事爲十善，亦以十事爲十惡，但說惡一邊，不說善一邊者非缺也，一秀一隱耳。彼摘去不信三尊，以邪爲正，優婆塞行五事不懈退，至十事必得道也之文，更覺無理。夫不信佛法僧三尊，則以十惡之邪爲正，信者反是。優婆塞行五事不懈退，至十事必得道者，是重十善也，此十善是得道之因，非祇人天小果而已。畧此補彼，是得者小，而失者大矣，此不知文氣之一貫也。

「佛言，人有衆過，而不自悔，頓止其心，罪來歸身，猶水歸海，自成深廣，何能免離？」流通本缺此何能免離一句，何能免離者，言必受惡報也，少此一句，則義有缺。

「有惡知非，改過得善，罪日消滅，後會得道也。」流通本云：「如病得汗，漸有痊損耳。」夫病因汗痊者，但風寒之

疾，若虛病，火病，得汗則彌增其疾，不若罪日消滅，後會得道爲美，此所謂弄巧成拙。

「佛言，夫人爲道，務博愛，博哀施德莫大施，守志奉道，其福甚大」流通本曰：「博聞愛道，道必難會，守志奉道，其道甚大」若然者，善財童子必不得道，以廣參知識是博聞愛道故。觀經之意，以讚慈施戒定慧菩提分等之福報，福報分二種，有漏，無漏，有漏者天人，無漏者羅漢辟支佛如來也，博愛是慈，博哀施是施，守志奉道，即戒定慧菩提分等法。

「飯辟支佛百億，不如飯一佛，學願求佛，欲濟衆生也」

流通本曰：「飯百億辟支佛，不如飯一三世諸佛，飯千億無住無修無證之者，是已成佛耶？已成佛是過現佛是未成佛耶？未成佛是未來佛。離却三世諸佛，更無一個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何得以此爲較量耶？有人解曰：千億三世諸佛是藏教果頭佛，無念無住無修無證者，是通教佛位，別教初地，圓教初住，故藏教之佛雖多，不及通佛別圓之菩薩也。一類盲從者，皆然之矣，豈千億三世諸佛，皆藏教之佛耶。而無一通別圓教之佛耶？且藏通別圓四教之佛，藏經中無名義，是初依大士一時權宜抑揚之法，非是千古定義。即如四教立四種佛，五教立五種佛，設有人再立六教，則有六種佛，七八九十教，則有七八九十種佛，此既不能定，隨情見之差別，豈有實法，何足算哉？何足算哉？再釋經中實義曰：不如飯一佛者，是果佛，學願求佛，欲濟衆生也。是因佛

，即發菩提心之衆生也。發菩提心即勝小中二乘故。

「飯善人福最深重。」此結句也。凡人望善人，則善人善，善人望五戒者，則五戒者善。五戒者望須陀洹，則須陀洹善。及至望佛，及求佛果者，則爲最善。故其福最深重。而流通本俱畧之，是不知結文也，不通此義也。

「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此佛以孝道教化衆生，敬父母甚於天地鬼神。夫父愛子甚於己身，耗費許多心血，養育成人，若不孝敬，何以安父母之心。且人有恩於我者，尚不可負，負之者爲不義之人，必爲社會所輕視，必爲朋友所不齒，而況父母之恩最大者耶？故佛於此再四叮嚀焉！而流通本俱畧之，豈孝不足取法歟？

「判命不死難」宋真宗釋此句云：不字當作必字。以忠臣烈士以死殉義爲辭，此大謬也。豈佛教人學死乎？夫爲忠臣不必死，留身以保國也，至於兩陣圖戰而死，不在此限。設使國家陷於敵人之手，亦須保身設計以圖恢復，若自殺爲忠，無異爲敵人張目，此則愚人之所爲也。而流通本故作棄命必死難，此可謂一盲引衆盲矣。今解判命不死難曰：此有兩種解釋，一理解，二事證。理解者，判字作判斷，命字作性命解，判斷己之性命，與人之性命，及一切動物之性命，雖死其身，而不滅其性，以破古來外道家之斷見，及彼今時科學家之邪見，今之科學家不信人死有鬼，古之儒者亦言身死神滅，故佛以此句破之，故曰判命不死難。二事證者。昔有兄弟二人，忘其姓名，遇賊於途，賊欲殺其兄，而擄其弟。弟曰：望公殺我而留我兄，兄家有子，無人養也。兄曰：望

公殺我，而捨我弟，我已育子，弟尚年少，父母所最愛者也，寧殺我身毋傷我父母之心也。賊見其孝義並釋之。如華嚴經中，善伏太子，救獄中罪人故，自捨性命，至刑日時，遇法輪音虛空燈王佛說法，王遂赦太子不殺，令其出家，其詳在華嚴經七十三卷，此二者非判命不死難乎！

「惡心垢盡，乃知魂靈所從來，生死所趣向，諸佛國上，道德所在耳。」評曰：此經中最要之文，流通本無之何哉？夫惡心垢盡，則三惑俱亡，三惑者，見惑，思惑，無明惑也。有人作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但塵沙惑之名辭，藏經中實無，乃初依大士之添造也。故去之以從其實。三惑俱亡，則見本來面目，見本來面目，則知生所從來，死所趣向。諸佛國上道德所在，是讚清淨佛土，勸衆生隨願往生，如西方則有極樂國土，東方則有妙喜世界與淨琉璃世界。

「佛言：吾何念？念道，吾何行？行道，吾何言？言道，吾念諦道，不忘須臾也。」評曰：佛之意云：我已成如來，尚不須臾忘道，況爾輩未成正覺者只懈怠而不精進耶？此佛誠弟子不可須臾忘道也。蓋菩提路遠，涅槃宅遙，非精進何由可達？而流通本改云：「吾法念無念念，修無修修，行無行行，言無言言，會者近爾，迷者遠乎，言語道斷，非物所拘，差之毫釐，失之須臾。」評曰：此文可與可奪，與之則同頓教相應，可云佛法，奪之則念無念念，是無記念，行無行行，是無記行，言無言言，是無記言，修無修修，是無記修，是無記非，非佛法也。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可作醍醐，可作毒藥，不如原文行之而無疵。此文連篇改造，可

謂增上慢之尤者！

「觀山川，念非常，觀萬物，形體豐熾，念非常。」評曰：此無常觀也。而流通本改云：「觀世界，念非常，觀靈覺，即菩提。」評曰：離靈覺，固無菩提，若執靈覺，即菩提，吾恐認識神爲佛性，所謂無量劫來生死本，痴人認作本來人，則何異認賊爲子？流通本云：「沙門行道，無如磨牛，身雖行道，心道不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此藏本中所無，而流通本有。藏本云：「佛言：人爲道，能拔愛欲之根，譬如摘懸珠，一一摘之會有盡時，惡盡得道也。」此流通本所無。流通者必以此文爲不美，故易以沙門行道，無如磨牛云云，今觀藏本之正文確證千佛出世，亦不能破也。惡盡得道也者，惡盡證真之謂，其文顯，故不須釋。再釋流通本之文曰：此文可奪可與，與之者曰：心道若行，何用行道，此如羅羅羅密行，如石蘊玉，似蚌含珠，若無異於衆人者，而實迥出天地之外，超然獨立，此眞聖人同塵不同心者矣。奪之者曰：此飾辭也，譬如一人精進，一人懈怠，懈怠者謂精進者曰：沙門行道，無如磨牛，身雖行道，心道不行何益。精進者曰：自不行道，而障礙吾之行道可乎。懈怠者答曰：心道若行，何用行道，吾行心道耳，此無異爲懈怠者作飾辭矣。夫心道既行，亦何礙於行道哉，故此文似是而實非，若紫而亂朱矣，故不若藏本之美。

「視四耨水，如塗足油，視方便如錢寶聚。」評曰：四耨水者，四海水也，以海水皆發源於阿耨達池故，如華嚴經與樓炭經中說。流通本皆改作「視阿耨池水，如塗足油」，此雖

無大過，但不知四耨水之文意耳。

視方便如筏寶聚者。方便度生，如筏度人也。化功歸已，如寶聚也。而流通本改云：視方便，如化寶聚，致令文義俱失，可謂不知經義者矣。文字前後不同者猶多，但無大過，故不悉指，後之流通法寶者，當以藏經中譬字號第十卷，磨其正文以廣流通，使還摩騰之舊觀，如聞能仁之金口，用

俱舍二十二根略述

化莊

俱舍於根品中最初所明之二十二根，原係在我們一期生命中的凡夫和聖者的本身上所用的一種分析工夫，換言之，此二十二根乃完全依於人類以及超人的四果羅漢所應用的原則上而建立的，此二者以外，就無它建立的處所，故吾人一生活動於人間世的各種動作，直到超凡入聖的階段中，都可用此二十二根來包括無餘！以此，可見創教者的聖慧，分析得明白詳細，有如現在所謂科學研究的精神。

二十二根的意義及其作用怎樣？現在略略的把它述說一下，先從「根」字說起，然後說二十二根。

「根」字的意義，如論云：「最勝用增上，故名爲根」。亦有謂「能生名根」者，總而言之，根之一字具有「生長」和「增勝」義。比方：這裡有棵大樹，由幹上分出柯枝，再由柯枝生出許多多許的綠葉，推其成因，這些都是由埋在地土中的根柢而生長出來的，這就是根的一種「生長」和「增勝」力的徵象。因爲一棵樹的枝葉落全托根力而生長，若沒有這根力的

崇正道而杜邪說，則佛法幸甚，衆生幸甚，此吾寸香至禱者也。藕益四十二章經解，與守遂本同，此亦不可流傳吾非憎守遂藕益也，法不徇情故，護持正法故杜絕邪說故，誦後人妄改佛經故，開衆生正眼故，續佛慧命故，設若不信，請一較對，便見是非矣。

作用，就不會生出這棵樹來，更不會有這繁盛的枝葉。今此二十二法所以名之爲「根」而不名其它者，就是要取其「生長」和「增勝」的意義；因這二十二法無論於有情的漏無漏法上都有這二種的原故，所以命名爲「根」，如云：「二十二根，於論法中作用最勝故」。

二十二根者，即眼等六根，女男二根，乃至最後之三無漏根是也。今將它所以名「根」之義，試略述之，据本論明根之義有二說，論主既不以自家——薩婆多部所說爲然，而讀同異部法救論師宗所說的，故依論主意旨，單就法救論師之義述說：

六根 外表上所見到的眼耳鼻舌等，都是一種物質的東西，沒有知覺性，我們平常的視覺，能了別各種色法，決不是物質的肉體眼能了別，而是藉着這肉體眼的作用而生出眼的識來了別的，這叫做眼識。因此眼有能生眼識的功能，故立名爲根；其餘耳等四根也是這樣，唯意根是以前念心爲後

念心所依之根。

女男根 男女的五蘊和合身大致看來可說是沒有多大的區別，而因其身上一部分不同，就彼此有許多不同了。具男根的多是形相粗強，發音雄朗，沒無嬌聲嬌氣的姿態，且乳小志大，叢生鬚髯等，具女根者反是。只以男女身處之一分稍異，能引各種的情態，故立此爲異。

命根 命根即是平常人所說的壽命，乃異熟果。一個人的壽命有長壽的，有夭殤的，也有產出來不久就死的，這是由於過去的業因而定，不可自由勉強增減。人到壽命盡了的時候，六識也就隨着離開，所餘的六根也漸漸的損壞，再不能保持從來的態度相續而生；它關於人生的既是這樣的重要，故爲立命根。

五受根 憂喜苦樂捨之五種曰五受根，即大地法中的受心所，俱舍論頌略釋云：「此受心所若與前五識相應，領納違境，損惱其身者名苦根。領納順境，攝益其身者名樂根。若與第六識相應，領納違境，損惱其心者名憂根。領納順境，攝益其心者名喜根。領納中容境，非損惱身心，亦非攝益身心者名捨根」，這是說明它立根之義，就其領受違順等境，損益於身心而言，甚是明顯。

五善根 所謂五善根者，即信勤念定慧是，此五名根之意義有二：一是對治義，如信因果律能對治無因無果的邪見，信奉三寶四諦之理能對治外人各種異說的誘惑，又能對治無謂的煩惱；二是引生義，凡人之入聖，並不是如一步登天

的容易，也並不是偶然的，必有一種特殊的資助，這五善根就是最能資助我們入聖的，它的重要好比我們要到街市去一樣，免不了要沿着三門前的這條寬裕的坦路走去，才不致多兜圈子，或竟跑到另一區域去了，所以只要修此五善法的，自然能引生道果。前者約消極而言，後者約積極而說，但無論是消極的積極的兩方面，都是爲清淨法中的增勝力，故立五善根名。

三無漏根 未知當知根，已知根，具知根這三種，名無漏根，它的本體是蛻變而來的，在凡者意根，樂，喜，捨，三受及信等五根，到聖者的三道位即轉之爲三無漏根。未知當知根即是十六心見道中的第十五心——道類智忍；因行者至此十五心位雖未證知四諦理，而於次念之道類智位就可證知，是見道位。已知根，於上之見道位已斷迷理煩惱時，澈見四諦之理，而所餘的迷事煩惱未淨，須更加修學，名修道位，即此修道位中的意等九根名已知根；由此修道位再進而到事理煩惱俱盡的無學道位，則名具知根。此三種都名爲根者，因各個次第有增上用故，如見道位的未知當知根，能爲已知根作生起的增上用，又修道位的已知根，爲具知根作生起的增上用，復次以此具知根的增上用而得享清淨涅槃的法樂，是故各得名根。

此二十二根若在我们欲界衆生就佔有前之十九根，無三無漏根，而色界衆生因已絕斷淫慾及憂苦，所以於三無漏根外又少去女男二根，憂苦二受根，具足的只有其餘十五根；

若無色界生使更加減少了，因是無色，故無五色根，又自色界之三禪起即無喜貪，四禪亦捐捨妙樂，故無色界衆生更須除去喜根及樂根，所餘的只有命根、意根、捨根和信等五根，其它諸根都不具足。然在聖者方面，除憂根爲見所斷（亦通修所斷）外，餘二十一根都可具足，不過這是所謂「備具真如，顛預佛法」的說法，若詳細分別而言，在此二十一中具有足亦有不具足的，如見道位無已知具知二根，修道位無七有色根，及命根、苦根、知根，無學道位餘根皆不具，唯有無漏的五善根具知根和非所斷的喜、樂、捨，三受根，倘是未曾灰身泯智的阿羅漢，同時兼具七有色根，命根。然亦可說具有五受根和意根，因在有余涅槃的羅漢，雖斷事理煩惱，尚有習氣未盡，如舍利弗猶有瞋心，畢陵迦猶有慢心。

又如某尊者聞誦樂聲而起舞蹈等，固不能以通途而論，亦可說是證明五受根的徵象，同時亦是第六意識現行的徵象，實非具知根作用，故知羅漢也有五受和根意根。而不言未當知已知根者，因這根既已次第引生了具知根，則成爲過去所有，非現行之故。總而言之，越是在下界次等的凡夫及有餘涅槃智者，在這二十二根中所佔具的就越多，反之，設使越生在二界超勝的天人和無餘涅槃聖者，所佔具的根就越加減少了。

二十二根的和解釋和凡聖所具的根之多少既如上述，那末根之本體又是怎樣？先就色心二法明之，略如下表：

二十二根	
五男根	五女根
命根	意根
五受根	五善根
二無漏根	二無漏根
心	法
非色非心法	色

其餘釋云：「眼，耳，鼻，舌，身，五根屬色法，命根，屬非色非心之不相應行，餘七根屬心所法」。若廣而分之，則有十三或十七。因眼等六根多有其體，唯以女男二根攝於身根中，附托身根而有故，命根不屬色法，亦不屬心法，故以非色非心之不相應行爲體，五受根以大地十法中的第一個受心所爲體，五善根亦以心所爲體，不過前二是大善地法中的信勤二心所，後三是大地法中慧念定三心所，未知當知等三無漏根，因是「依九立三根」，故即此意，樂，捨，喜及信等五善根之九法爲體，而這九法在上面各個揀別其體了，如意即六所中之意者，樂喜捨三即是受心所，五善根即是信等五受心所，故計有十三數；言十七者，只把男女攝爲身根，三無漏根攝意等九法中，所剩的各個不復相攝，便廢成它的本體有十七數了。

因此，根數雖有二十二根之多，然分析其體，略則有三，廣則不過三十七而已，無論根之爲數三或十三，是三十七或二十二者，都是一種開合不同的說法，本體上並沒有什麼差別，也是用不着什麼異議的。

但是，話要掉轉頭來說，事實上難免不引起一般人的疑問，上文已說過立根的義意了，若以上文所說的以增上故而立之爲根者，於有情堪爲增上的事不只是二十二，如手能做，足能行路，口能說話，都可以立根，爲什末立根者只此二十二法，不復立手等爲根呢？要能答這個疑難的問題，有兩重意義可說。一者立根不僅止增上，此外尚有立根的定量，若有增上而不合符定量者，故不以根立名；二者手等望於執行言語雖有增上，然此種增上未能究竟如二十二法有着特殊的親切關係，故不以立根名。在前者立根的定量於本論中有薩婆多的自宗傳說與法救論師傳說之二種，我們以爲薩婆多部所說的六種定量似是附和牽強，不甚適當，比較適當的還是法救論師所說的流轉還滅二門，現在就單舉法救論師的來說，論云：

約流轉還滅，立二十二根。流轉所依，謂眼等六，生由女男，從彼生故，住由命根，受用由五受，因彼領納故，約此建立前十四根；還滅位中，即約此四義類別，故立後八根，還滅所依，謂信等五，於三無漏，由引故生，由次故住，由後受用。

此中所說流轉還滅者，即指沉迷不悟的凡夫托着前十四根而輪轉趣向於六道生死中，聖者則以後之八根還滅此生死而得證涅槃之謂，光記說：『流轉還滅者，正理云，生死相續是流轉義，生死止息是還滅義，即是六處畢竟斷滅；又婆沙一百云，流轉者謂更受生，還滅者謂趣涅槃。』其次二十二根之前十四根於流轉門及後八根於還滅門不特切合其定義

，且有直接相連的密切關係，故一一立爲根名；而手等望於流轉門不甚切近，即在相互間的關係也較爲疎遠，故此縱有增上作用，然非究竟增上也。如論云：

不應語其於語爲根，待學差別，語方成故，手足不應於執行事，各立爲根，無異性故，語即異交，異相生時，名執行故；又離手足亦有執行；如腹行類，是故手足不可於彼建立爲根。

手足等於流轉門尙不能建立爲根，又何況於還滅呢？若有強立爲根者，那末就有連繫到「尋伺等法及能引起語業諸風亦立爲根」的必要，以其「能發語故，文尋伺等於發言者是勝因故」，而又一般無足的腹行者——爲蛇等亦應立爲腹根名，再以此類推，五臟六腑等也不可各個立起根來，在有情全部分別給它立根了，這好像甚麼人都給他送上個「博士」的綽號一稱，不免過於浮泛而不近實際吧。

俱舍根品中所明的二十二根，就頌文講亦有廿二頌之多，對於根的各种意義都揭發的最爲詳致，我在本文所述說的不過是從大部分中「抄襲」幾點要義罷了，也許有許多誤解的地方，請參閱本論原文可也。

一九三五、三、一五、改稿

揚善半月刊

宣揚善德 發闡佛理 研究道學
月出二冊 全年連郵五角 優待慈善團體減收四角
歡迎試閱附
郵二分即寄
上海邑廟豫園路翼化善堂書局
楊善半月刊社啓

遊普陀山記

何張蓮覺

普陀山，瀝嶼之勝境，而人間之淨土也。每屆一六兩月大上誕日，朝山瞻拜者，蟻附麇集，炎夏鬱蒸，海風颭拂，避暑者亦多遊宿焉。故輪船往是山者，以二六月爲獨多；其時自申江寧波台州各埠來者，凡廿餘艘，此兩月外，則每日亦有小輪來往，寧波輪上午九點鐘，自寧波啓行，先至鎮海，而穿山，而定海，而沈家壩，乃至普陀，抵普陀時，約下午三四鐘，隨駛回沈家壩寄宿。然若有香客逾拾人，亦可令停泊該山也。余于六月某日偕表姊瓊仙等聯袂前往，由上海附輪，時寧紹江天等輪皆同往普陀，甯紹星期五，江天星期六，俱于下午五點鐘由滬開駛，次晨六點抵甯波，甯波處甬江之東，市肆櫛比，帆檣林立，以甬海通商最早，居民多外出營商者，八點起碇東駛，過鎮海縣，甬江之入海處也。口外有山聳然，曰招寶山。出口即東海，清風徐來，撲面神爽，遠帆拾數點，綴于蔚藍之天空，與深碧之海水間，水鳥數拾，拍拍隨船而飛，日光下射，波濤激盪，作黃金色。時船已向東南行。島嶼三數，若斷若續，間有漁戶數家，依麓而居。拾壹點抵普陀，無碼頭，去岸數十丈，船已下碇，乃以小舟渡衆登岸，約行二里，抵洪筏禪林，住持僧願來和尚，法號月池，日而款接，備極周摯，遂宿于其處，與談數日。聆其言論，知禪學淵深，迥超流俗，乃從研求佛法，蒙其指導諄切，余幸粗明禪理者，悉拜上人之賜也。旋擬瞻禮本

山，暨覽海天之勝，蒙屬知客師圓照瑞昌導引，得暢歷無遺，一豁塵障，洵爲幸事。山分前後二山，大寺凡三：曰普濟，名前寺，曰法雨，名後寺，曰慧濟，即佛頂山也。三十年前，號房頭，今奉有藏經，又開戒期，故改稱寺焉。菴院共有八十一處，以磐陀梅福靈石等爲最著，茅蓬一百三十六所，其名不一，登岸地名短姑渡頭，俗謂南渡頭者也。自關此路，可沿行達前寺山門，曰妙莊嚴路，長凡五六里，皆琢石甃成，夾道古木交蔭，綠葉成蓋，濃陰匝地，清颺襲人，時或枝柯拂動，葉間鱗鱗閃日光，二三小鳥飛鳴其上，溽暑煩慮，爲之盡滌！斯路所在之山，曰白華，其麓屹立巨石，高三丈餘，上鐫白華山三字，大逾丈許，筆意古勁，普陀林木殊少，惟白華山前，森林茂密，葱鬱可愛，妙莊嚴路貫其中，直徹普濟寺焉。普濟寺在靈鷲峯下，前清奉勅所建，黃瓦紅檣，頗極巍煥，大殿前古木婆娑，枝柯搖曳，有御碑亭，在海印池南。海印池居寺門前，廣十餘畝，昔時盛產荷花，所謂蓮池映月是也。今則池水淤淺，藻荇叢生，讀趙吉庵譜雙雁兒詞一闋：「一聲鐘動落殘陽，綠煙淨，素暈揚，堪嗟佛國亦滄桑；觀藻帶，憶蓉裳，瑤池風靜玉生香；蓮心潔，月影涼，色空無着水中央，參寶座，悟圓光。」可見其今昔之感矣。寺南爲太子塔，即多寶塔，元代諸王爲宇中禪師所建，高九丈餘，方形五層，純用太湖美石琢成，四周俱刻佛像

，惟其上已圯，前數年有好善者，佈金重築，壯麗有加，惟採用新式，反不若曩時之古樸矣。佛學會附設於此，如能顧名思義，實事研究，不致於佛學當可昌明，私願如是，不卜能如余所望否？自普濟寺而西，有磐陀菴，內有玉露池，水澄若碧琉璃，遊魚可數，趙吉菴詩望江南詞堂閣云：『玉池外，竹露滴磐陀，覺岸孤登參水月？愛河人自溺風波，其奈衆生何？玉池內，蓮露曉澄鮮，秋水乾坤超世外，清無色相證人天，佛國悟情禪。』復行，路問二石屹立，對峙如門，上有巨石覆之，書曰西天法界。俗呼西天門，其旁題寰海鏡清四大字，登梅岑峯，林石清絕，秀色迎人，其上有梅福菴，相傳漢梅福隱修於此。趙吉菴題詩云：『王莽擅權日，彈章自竭忠，新朝羞插足，孤島善藏躬，名列神仙傳，人懷國士風，梅岑菴萬古，投閣愧揚雄。』峯之西有靈石菴，磐陀石在其內，緋橫十餘丈，名人題詠頗多，其下承之石，周廣幾及百丈焉。更西爲二龜聽法石，巨岩上有石如龜蹲伏狀，其下斜處，復有壹石昂首，若龜之匍匐欲上者。更轉至峯後，則爲觀音洞，中奉大士，洞外矗老梅壹株，稱福壽梅，現已僵萎，普陀西隅，至此而盡矣。普陀之南，山勢嶙峋，如巨靈伸臂入海，中有石若門，謂之南天門，此皆在前山者也。法雨寺在後山，亦清時敕建，規制亦如普濟；殿庭古木，幹高而直，作參天勢，寺前荷池，海會橋跨其上，廣二三丈，長九丈許，亦猶海印池之有永壽橋也。慧濟寺在佛頂山。爲普陀最高處，俯瞰蓮花洋，環繞如帶，各島貌如貝螺，點綴其間，歷落有致。三寺分藏前代御賜金玉龍印各壹，法雨寺存有

珠寶觀音像，其餘御書御賜等物，則普濟法雨分度之，普陀名勝，首推潮音梵音二洞，及千步沙三處，潮音洞在紫竹林內，爲山石裂罅所成，沿崖至下，高二三十丈，洞口石門等處，巉巖嶙峋，怒潮衝入，噌吰鏗鏘作巨響，奔突翻捲，飛珠濺沫，從數十丈舞下，其頂有孔，謂之天窗，側伏窺之，玲瓏嵌透，險奇百出，海濤吞吐，氣象萬千，洞前岩石齒齒，亦可梯而觀潮焉。趙吉庵題詩云：『山靈顯坤德，岩洞多離奇，帆巖紫竹林，潭疑鬼斧施，斲雕自太古，海國闢殊姿，石裂怒欲墜，崖懸怪不欹，洞陰嵌古鐵，珠沫飛淋漓，驚潮暗衝激，砰礮震四陲，仰觀漏鳥兔，俯訝蟠蛟螭，附葛登洞頂，天風豁襟期，煙波亂帆影，鐘叩日斜時。』梵音洞在青鼓巖，普陀極東盡處也。洞口峭壁危崖，石色青黝，高三四十丈，斧劈兩崖成壹裂罅，深廣百餘丈，海潮激盪，澎湃有聲，巖間架石登臺，遊者及臺而止，去石根潮嚙處，尙數十丈也。千步沙在東海濱，自兒竇嶺至飛沙鼻，長約五里，皆鋪黃沙，日光映照，炫成金色，所謂金沙布地者也。海潮拍岸，其來洶湧如飛瀑，其去搖曳如匹練，間遇大風，則震撼激盪，詭異不可名狀，故有拜佛潮之稱。太虛上人綴呈山千步沙晚眺詩云：『良日携知己，行行千步沙，涼風動衣角，人影落濤花，此樂真無極，山高水更賒，峯奇疑疊浪，松老布重樞，境勝渾忘俗，泉清可煮茶，梵宮凝遠翠，綠樹映流霞，遙指濃陰處，疏鐘古佛家，日臨波似錦，風到水如紗，叢柏參天立，秋林夾道遮，忘情狎瀉鳥，杜口擬毗邪，不識青牛氣，羞乘白鹿車，爲天憂老大，與海鬪豪華，神理傳薪

火，玄機兔脫置，江山賓遊眺，瓶鉢足生涯，漫索枯腸句，當彈卻手琵琶，遲遲一來去，歸路夕陽斜。『山中產白石，白質而黑章，剖視作花竹草木狀，濃淡工細如畫，而以紫竹林為最多，殊堪珍玩，普陀勝境，畧盡於是矣。去普陀四十里海面有小山，衆稱為落伽山，須以小船渡往，若天氣清明，波恬浪靜，則四五句鐘可達；若風水不順，則須壹日程，甚為不便。其山惟茅蓬四處，三十年前，僅壹荒島，鮮人跡，近建茅蓬，香客往者漸盛，榜人為欲厚其生計，乃飾言朝普陀不往落伽，猶中途而廢，豈其然耶？普陀肆市三十餘家，所售僅佛經，圖畫，布疋，藥材，僧衣，雜貨，豆腐，理髮

「人間的宗教」序

（椎尾辯匡）

之屬，商於此者例不得挈眷，不得茹葷，僧俗一體，故有清淨佛地之稱。有僧團以任防禦，有僧校以資訓練，又設立醫院，以療疾病，香客到者，均寓菴院中，膳宿所費，任客施與，不稍計較，或有遠方瞻禮，資用不給者，壹無所酬，亦無所問，待之如常，所謂六度行門，當先佈施者歟？余居普陀壹來復，勝地靈蹟，遊覽畧遍，遂告別言歸，蒙月池師高誼，贈以經卷，暨菩薩諸佛畫像各一幀，楹帖一副，以十八羅漢繪成，文曰：紫竹林中觀自在，白蓮臺上見如來，並係壽字圖，及石本古樹，木本古樹，山茶紫菜諸珍，敬謝拜登，即乘輪返滬。

墨禪譯

這本小冊子是集近年講「宗教的新生命」要目而成的。其要目如次。

宗教的新生命

一，世界宗教的現相

一，和平的世界包括不安。二，不安的根本在於破壞信仰的理想生活。三，基督教以敗人本進化知識而社會傳道事業日漸脫離。四，土耳其的失敗和回教。五，佛教怎樣呢？

2，原始佛教的本義

一，原始佛教是指佛在世及其滅後百年的佛教。

二，其主要的為九分教。修多羅，祇夜，弊迦蘭，伽陀，優陀那，一曰多迦，閼多迦，阿部多曇摩，為陀羅，（經，重頌，記說，偈，感，本事，本生，未曾有法，廣。）三，明一乘成佛的實義。1 宗派雖多而皆信釋尊的成佛。2 信成佛在於眼明行足天人師大人。3 所化亦為現果當成相。四就降魔成道初轉法輪而考其實義。

一，五陰（身）煩惱（心）天（現在樂）死（過去執）二，離邊處中，行八正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治，正念，正定）三，信，進，念，定，慧的持續發展，即信佛精進是。

3. 大乘教的過去未來

一，不著過去，不求未來，不執現在是名實相相應。
二，大乘教在復興佛教的本義脫離生死的實生活，非經典儀式營選物之謂。

三，印度，中華，日本的大乘運動。

1. 印度 聖教的編纂弘通，已成未成的佛比丘。

2. 中華 聖教的譯解講說，本有常住的佛寺僧。

3. 日本 聖教的體現，已成現在的佛國家。

四，日本大乘運動

1. 大子的和合篤敬三寶。2. 奈良戒律的統一。3. 平安的實大乘論。4. 鎌倉的實大乘行。5. 大正佛教。

4. 日本的權盛和佛教的發揮。

一，國家的理想及其實現力，特現於日本國體的真人和佛教的無我奉公報恩。

二，明治遺業和大正與戰後思潮和大正。

三，佛教本義湮沒的四弊（耽我欲，狂天惠，私政權，關組織）

四，發揮的方法（在明示目標，緊張持續，有義治慈，相互理解的組織）

此和「現代思想和佛教」的講演。其內容稍有出入。大正十年「現代思想生活和佛教的本義」，23相同，12改訂要目如次，大約費了三五日的講述。

現代思想生活和佛教的本義

1. 現代的思想生活

一，「生存競爭」土地和人口，團體和個人，資本和勞力，國家和國家，人及國家和國際。二，「思想不安」因經濟唯物主義的跋扈尚未解決。學術進化和分裂動搖，法權失墜和混亂，綱紀弛緩和道念薄弱，理想信仰的破壞。

2. 原始佛教的本義

一，佛教興隆時代國際的競爭，自我文化，宗教化石等類似現代。國際競爭以正法世界，階級競爭以機法一乘，慈悲不殺，自我報恩，宗教化石以成佛乘。

二，佛教非天斥宗教為無神論。非人（非世道之無我論）的成佛，即是具眼明行足天人師的丈夫。

三，以真人為目標，降魔脫離五陰「身」，「煩惱心」，天「現在樂」，死「過去縛」離邊「苦樂」處中，行八正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治，正念，正定」即可完成智目行足到清涼地。信，進，念，定，慧（五根五力）的持續發展是名信佛精進。

各地的有志切望該書出版不果，本年足利市的有志組織二燈會，復把題重講。徧，筆記其大要付梓，復次名古屋，大阪，和歌山等同志也做足利市的形式。雖曰復講，但所費的時日不等，敘述的內容廣畧亦不一。本編從本年（民二十二年）一月至七月第二日曜日正午前，於足利二燈會講說的筆記要領，後訂正付印時，復加嚴密的修訂。今夏把這要領題曰「人間的宗教」並畧述地方講的講演，並參加從來的講習

的諸君，使本編復現昔日的要旨。

本講演筆記未詳之點，或使普通的人易得領解之便，故復取這個形式。更使現代人咀嚼古代佛教的本義，與現實的問題結合闡明，現代的思想問題酷似二千五百年前印度的狀態，佛教的解決復於現代重放一道的光明，於是論而復公之者也。一意的求真實期公正尚恐莫及，拘泥宗教附會曲解猶所不敢。

現代的思想生活如何轉進如何動搖和混雜不敢濫憶測！其契機的重要，各人則不得不有各人的人生觀，社會制度，機械能率，成敗得喪的重要，遂為各自所以公明，不得達成。若想要完成文化宗教的眞生正命，全在成就衆生，便是人間宗教的重要。想要否認著者人間教或眞人教的話，其思想便不為一般所公認，故曰人間的宗教。人間有人間的生活宗教便從此出生。自然教祖靈教或超越神教，其人間的宗教，宗教和平常的人生極其懸隔。是此等宗教一如迷入牛角。宗教亦如動物，馬嘉舊主，犬吠寒月的宗教情操，宗教必限於高等意識作用的人間，特別是人的自覺反省完成的人間的理想的現實化。唯如禊山河畏雷電欣未來慕神國，出離現世，理想的現實化則難免於踏迷；宗教的人間，應於人生中求之，人生一日不能成真而永劫亦不能成真。佛教於此見地上認眞人間發現知恩報恩研磨改善不斷向上的一路，非個人非社會人，小大始終爲求眞實的人，非勞働，非資本，貧富恆常住於眞的生命之中。這赤裸裸的人間教即釋尊示最後身的佛是，依此佛陀爲中心的原始佛教徒，其後於印度於中華

則不能多大的澈底成就！日本從實際上說來能攝收佛教的優點，若說澈底的覺醒的優點則不能，平生一乘平等的努力進，是佛道的心得，如何充分爲專制制度則無。立於歐美國文明的自我主義的行爲上，求合理的察際的解決，進於社會的民衆的本來主張眞生的活路，眞的人間宗教打開來。我們沒有信念的立脚不能，其信念非是奇怪狂熱的變態！不外是堅實的確立正態健全的人生其物，負天地社會的踴躍歡喜社會的進步堅實進而研究改善，唯有和合協力罷。

現代進於人間教的新世界的黎明和曖昧，眞人間教的靈光已照二千五百年前的高山，現在也驅逐曖昧裡的魑魅而照世界平野的時候。即此書的內容。

譯者按椎尾辨臣博士此書內容畧如上述，看其結論似以佛教的淨土教爲人間宗教之極致，茲謹譯本書最後一行于下以見其思想之一班一淨土教爲眞人教之究極貫徹的覺醒平凡的通常生活的宗教。念佛生活是眞人生活唯一的坦道。」

民二十四年三月七日墨禪譯於東京上海之輪舟中



潮社
出版
分售處各埠美術印刷所
總發行所 東京市東區東區
廣告部 東京市東區東區
電話 二五〇五

東印度國王和般若多羅 (井上秀九)

窺諦譯

——節譯達磨禪的新研究第一章——

五燈會元第一卷般若多羅章中，有這樣的記載：「東印度國王齋共般若多羅，王問曰：何不看經？祖曰：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二卷……」我現在依據此等說法，畧畧陳述我的一點管見。

般若多羅 (Pratyakṣa) 的史畧，禪宗的傳法系譜上說他是第二十七祖，就是從摩訶迦葉 (Mahākāśyapa) 開祖數起以至於菩提達磨，他是西天的第十七代的祖師，中國禪宗初祖菩提達磨 (Bodhidharma) 的師匠，他的圓寂年限，以五燈會元 (第一卷) 指月錄 (第三卷) 及其他各種禪籍考證之，當在宋朝孝武皇帝大明元年，即北魏文成皇帝太安三年 (西曆四五七年)，菩提達磨抵廣東省已前的六十三年 (日本雄略天皇即位的那年)。

般若多羅時代的印度佛教，實情怎樣？在般若多羅寂年以前的五十八年，即東晉安帝隆安三年 (姚秦弘始元年，西曆三九九年) 出發長安，同帝義熙九年 (姚秦弘始十五年，西曆四一三年) 從山東省青州歸國的法顯旅行記 (高僧法顯傳) 梁武帝天監十七年 (北魏宣武帝神龜元年，西曆五一八年) 於洛陽出發，梁武帝普通二年 (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西曆五

二一年) 回歸洛陽的宋雲旅行記 (使西域記) 唐太宗皇帝貞觀三年 (西曆六二九年) 於長安出發，同帝十九年 (西曆六四五年) 返歸長安的玄奘旅行記 (大唐西域記) 等，綜合其記事考察之；孔雀王朝 (Maurya Dynasty) 的軍司令官的弗沙密多羅 (Pushyamitra) 於佛滅後三百三十七年 (西曆紀元前一四九年) 弑殺弗里多羅 (Brihadraha maurya) 國王，推翻孔雀王朝，自立國王，創建神雅王朝 (Sunga Dynasty) 於佛教即加以極大的迫害，破壞寺廟，虐殺僧侶，殘餘教徒即避難於希臘文化的勢力範圍的西北印度，乃於印度河上流的五河地方 (Punjab) 開始創立大乘化的佛教；簡單的說，以此婆羅門教為國家，以迫害佛教為能事的神雅王朝的事實上看來，推定佛教於罽賓國 (現今的迦濕彌羅 Kashmir 地方) 貴霜王朝 (Kushan Dynasty) 尚未興起以前，即佛教滅亡的時期，於神雅王朝滅亡以後，復於希臘文化的領域中，使這大乘化的佛教和原小乘化的佛教，重行傳播到印度全土，這與史實也很相符合。

這種說法，如般若多羅寂年以前的四十四年，由印度歸來的法顯旅行記中摩竭陀國巴連弗城章說：「於阿育王塔邊造摩訶衍僧伽藍，甚壯麗。亦有小乘寺，都合六七百僧衆，威儀庠序可觀……」(摩竭陀國巴連弗城，即孔雀王朝及神雅王的首都的華氏城) 或於摩梨帝國章說：「從此行近五十東由旬，到摩梨帝國，即是海口。其國有二十四僧伽藍，盡有

僧住，佛法亦興。法顯住此二年，寫經及化像。」摩梨帝國，即可羅肯陀的東方，入海的芬拘梨河（*Finji*）的河口地方）又如：般若多羅死後百八十八年的由印歸國的玄奘旅行記（大唐西域記）耽摩栗底國（耽摩栗底國，即摩梨帝國，恐與現今何羅肯陀地方相當。）：「耽摩栗底國，周圍千四五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濱近海。……伽藍十餘所，僧衆千餘人，天祠五十餘所……」又同書摩竭陀國那爛寺章所謂：「僧徒數千，並俊才高學也。德重當時，聲馳異域者，數百餘矣。戒行清白，律儀純粹……」等等的記載考究之，即能得知印度當時的佛教情形的概況，與上所說大致相同。

然而，再依景德傳燈錄第二卷中說：「般若多羅者，東印度人也，既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或於其他的禪籍中皆是同樣的記載，則此般若多羅，係東印度產，得法後，傳道於南印度香至王的領土，這也大致相同。但是南印度香至王的領土，係在何地？我想，於此可作一次檢討。

香至國出處問題，長阿含經第五卷中，說名迦尸國，同經第二十二卷中：「伽尸婆羅奈城」，又似乎名之爲伽尸。大堅固婆羅門緣起經六卷中說：「波羅奈國迦尸大城」，這又名爲迦尸，中阿含經第五十二卷中：「一時佛遊迦尸國」，這也說名迦尸；以及其他的阿含系的經典中處處皆有迦尸的名字出現。所以香至即是迦尸國的異音譯語，但是若以中印度中昔日的波羅奈國（現今的變那盧斯 *Benares* 地方）的首都合之，或以般若多羅遊化南印度的事實對照之，則此迦尸和香至

視爲同一的異音譯語，無論如何終不能不算是錯謬的，如文學博士高桑駒吉氏於先年某種雜誌上發表的見解，他說香至不是國王的名稱，而是國土的名稱，屬南印度，與達羅毘荼國的首都的建志補羅相當；我想，這真說得很對，即是香至和建志補羅是異名同處的話，但此補羅，與泰迦補羅 *Singapore* 護羅拘補羅 *Gorakhpur* 等等的補羅 *Pure*；*pur* 的場合相同，而與梵語的傳羅 *Pura*（都城，城郭，國都的意義）亦甚相當。所以香至國畢盡是香至補羅，或香至補羅即建志補羅罷了。

建志補羅既係般若多羅遊化所止的南印度的香至國，那末，這建志補羅的地位，又是怎樣的形勢呢？這如比魯氏 *Beal* 所著的，西域佛教誌 *Buddhist in the western world* 中說：「這建志補羅，與崑崙愛羅摩沒有差別。『This must be Conjeeveram』」此即與此位於南方印度薩婆 *Madras* 的西南方的崑崙愛羅摩市相當。大唐西域記第十卷中說：「達羅毘荼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號建志補羅，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豐盛，多花果，出寶物，氣序溫暑，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而語言文字，少異中印度。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遵學上座部法。天祠八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由此看來，玄奘旅行印度時的建志補羅（香至國）佛教已盛行於世了。

但是，玄奘旅行印度的時期，是在七世紀的中葉，（西曆六二九——六四五年）而般若多羅的死時，是在五世紀（西曆四五七年）的中葉，這中間約有二百年的間隔，所以事實

上即不能以玄奘旅行印度時的香至國的佛教大盛直接證明般若多羅時代中的香至國的佛教盛行。因之，我現在對於這般若多羅時代，香至國的佛教是否大盛——這一點，下面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比魯西域佛教誌（第二二八頁）中說：達羅毘茶國係「*Ro Pi Cha*（達羅毗茶）的音讀，其對譯語即 *Davila*（達羅毘茶）。由此觀之，則此達羅毘茶（異音譯語，達羅鼻茶，達里鼻茶，達羅比吒，達利鼻茶）即 *Davila* 的音譯語顯然明了。但此達羅毘茶國的達羅毘茶族，他們雖住於西北印度的五河地方，但非亞利安族，波陀著印度帝國第六二頁）故受侵入印度的亞利安的人種的壓迫，即徐徐南進，遂移住于南印度成立了他們的特殊的文化。我想，佔領了南印度地方的達羅毘茶族，于他們互相獨立分裂數小國的狀態中，即于建志補羅設立了首都，支配達羅毘茶國王朝，或波羅烏阿王朝 *Paiva D yuak*。這王朝極其隆盛的時候，約在四世紀至八世紀的中間（斯美斯的印度古代史第四四七頁）所以在這長時間的王朝的諸多帝王之中，所謂佛教的篤信者（文學博士高桑駒吉著大唐西域記中東南印度諸國的研究第二四七——二五一頁）屬於五世紀中葉的般若多羅時代，佛教流行至香至國（建志補羅）境內，這於事實上亦無相違之處。又，五燈會元第一卷：「……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虔越倫等……」等等的載記，亦可以此證明前說之不謬。

玄奘大唐西域記第十卷中的記載，屬於東印度境內共有六國，這中間，迦摩縷波羅，悉御陀國「不信佛法」，其餘的

三摩咀吒國，耽摩栗底國，羯摩摩蘇筏刺那國，烏茶國的四國，佛教盛行；因此，般若多羅，在此東印度的六國之中，究係何國雖難明；今假定他的生地，如果即係法顯旅行印度時滯留過二年的書寫經典繪畫佛像的摩梨帝國，依前者的記述，則此摩梨帝國即與現今的可羅奇陀的地方相當，於古代南印度的印度和希臘，羅馬，海路交通的要路的建志補羅港（現今的摩醯婆港？）相對，也就是東印度的印度和中國，南洋地方海路交通的重要之地了。

以上的事敘述或假定中，若按前面所說的言論觀察之，般若多羅，生於現今的可羅奇陀地方，得法後，遊化於現今的摩醯婆的地方，其晚年，復受其生地可羅奇陀的國土招請，而有以下的一段事情發生；今依通俗語調，把他譯述如左：

一天，東印度國王，招待般若多和尚齋供已了。暗想：般若多羅和尚，於其南印度摩醯婆地方，對抗中印度的亞利安的文化，發揮自己的本有的特殊的達羅毘茶的文化，這雖受着掌握霸權的波羅烏阿王朝的殊遇；但他既出身于為我統治的東印度，今又特別招待於他，他必感我厚意而以讀經報我吧？誰知素不客氣的般若多羅和尚，經也一句不語，食完以後就快快走了；這時，國王就把快要走的般若多羅一把抓住而對他說：「看經！這是你吃過盛饌以後未走以前的當然義務，怎末在你的義務還未有做了，就這樣的走了呢？你一向以來所為何事呵！」國王雖說了這樣很不客氣的言詞責問了他；

但是般若多羅和尚，聽了這番實問，却一點也不驚慌的答道：「哎呀！拙僧三界解脫，超越陰界以上，不受人間和衆緣的束縛。拙僧從晝至夜，寸時不斷，常常轉讀諸法實相的如是經；這如是經，他的卷數，百千萬億的實在是無量無邊，他的廣大，大到不可說處；這則擺在陛下面前的由這盛筵好醜，布施多少，零賣一卷二卷的零賣坊主一類的經典完全不同。拙僧常常轉讀這樣的經，所以我認為不必像那樣零賣似的看經的事體。」

原來，佛教徒的讀經，勿論於佛陀在世的時代，或於原始佛教的時代，皆沒有如現在的佛教徒以讀經為目的這樣的讀法；這如阿含經中第六卷（瞿尼師經第六）說：「當學共論律阿毘曇」。同經第二十一卷（無刺經第十三）說：「誦經持律學阿毘曇」。同經第二十八卷（瞿曇彌經）說「比丘尼得聞經律阿毘曇」等等的說法，即了知到原始佛教徒的讀經，是學習佛陀的教法的經（修多羅）律（毘奈耶）論（阿毘曇）的三藏，而以實踐為讀經的目的。但是，後因讀經的事情成為佛教的民衆化，所以讀經的意義，也就失却了原始佛教的真面目。推究這差別的方向，大別有二：

（一）佛教因受希臘藝術的感化，即所謂大乘化的佛教，外面因受其藝術化，內面因受其哲學化的結果，於是漸漸於道德的基礎上成立了片斷的佛教經典，其質量弘偉，也很龐大無比；但於印刷術尚未發達的古代，欲使經典流布成普遍化，或想存在於後世而沒有散失，這確是最難解決的問題了。因之，負有擔當宣傳佛教實職的先哲，一方面即於其經典

中多分含著教誡的意義，讚揚無上無等，使於倫理中依之實踐躬行；一方面又極力鼓吹其讀誦經典書寫經典的功德，勸誘一般民衆書寫讀誦，企圖佛教經典的弘布和永存。如法華經法師品第十九中云：「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是人當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以是功德，莊嚴六根令根清淨……」。這即獎勵讀經第一等的代表者的宣傳品，如這第一等的宣傳品的材料，依于大乘的經典中要占多數的。

（二）如中阿含第六卷（梵志陀然經）梵志陀然答舍梨子的答詞中說：「舍梨子！當知我今在家，以家事為業，我應自安穩供養父母，瞻視妻子，供給奴婢，當輸土祖，祠祀諸天，祭饌先祖，及布施沙門梵志，為後生天，而得長壽，得樂果報故……」。由這一段記載看來，所謂祭祀諸天，祭饌先祖，供養沙門或梵志，皆希死後生天上而得快樂的果報；這雖是佛陀在世的時代的印度的世俗信仰，但由這世俗信仰的引導，漸至受持經典讀誦經典，轉變而成為經典的受持者或讀誦者，而得享有無量功德；于是遂有專誦僧尼讀經的兩種新儀式出現。（一）自利的讀經，（二）利他的讀經。佛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說：「佛告阿難，凡作功德皆應自身。為燒香福慧，轉經行道，不得倩人。咒願若虛，如倩人食，豈得自飽，能不飢耶？」這就是說：利他的讀經，即等于專僧尼讀經一樣，同為佛陀之所禁止。但一般民衆的愚暗，迷信，怠惰，和迎合以營利的貪欲心的一班職業的

僧尼所愚弄，故這利他的讀經自古以來奉行者即很多（南海念，言無言言。行無行行，修無修修）（四十二章經第十八章寄歸傳所載九受齋軌則章參照）到了現在，尤其繁盛。如五燈參照）常常轉讀百千萬億卷的如是經，即時時轉讀華嚴經的會元中所說的東印度國王，正是這利他的讀經的迷惑者，所以般若多羅和尚，一方面即以使他人轉經，行道，這與情人第一三八，一四〇頁參照）飲食而愈自己的飢餓一樣的見解告之，一方面又說「念無念

二四，五，十八譯子嶺院。

給讀者的信 一四一

襟亞

論僧青年

敬愛的讀者先生們：

這個時代，不知道葬送了多少有志的僧青年。他們覺得一切都是悲觀，都是灰心，都沒有充分發展的可能！所以其理想和熱望，為這遍地牛鬼蛇神的現實所打破；所有計劃與努力，為這風吹雨打的環境抵消。『何處去呢？』這是我們常聽見許多充滿了向上熱情的僧青年於無可奈何之中發出來的呼聲。『算了吧！』這是他們在絕望中自認屈服的話。『唉！就是諸位讀者之中，我想也有不少在歧途上徬徨！躊躇！沉淪！這是多麼的危險！讀者們：趕快

的回頭，認準了方向，抱定了宗旨，從荊棘叢中闢開光明之路！

我們是站在什麼地位？我們是處在什麼立場？這里，我們應該認識清楚。我們都是僧青年，都是佛教未來的主人翁，釋迦如來在雙林示寂，所有未完的事體，統統給我們來擔負，來完成！我們既為了佛的弟子，就得實行佛陀的遺教，繼續佛陀大慈大悲救世救生的願行，發揚圓滿平等的教理。痛快地講一句：就是赤體擔荷佛陀說教度生的使命，站在全人類的最前面，指示引導衆生出苦的迷津！我們不能因環境的惡劣而消極；不能因社會的黑暗而厭世；更不能因偶爾挫折，稍許

激刺，而就意冷心灰；甚至墮落下去！諸位讀者們：要曉得我們處的這個時代，正是一座很大的鍊金爐，牠可以試出我們的氣魄畢竟是否宏大，可是試出我們的意志是否堅強，眼光是否遠大，該歸淘汰的都在牠的烈熱火爐中鎔化了。留下來的的是不可多得的精神，遲早終將放出燦爛之光！

現在的佛教正同現的中國一樣，處在過渡的時刻中，新時代的基礎，還待我們努力建設，所以，我們要具有健全的思想，要具有冷靜的頭腦，要具有忍耐的氣量，要具有勇敢的精神，不顧一切的迎頭幹去，努力！奮鬥！犧牲！徒然搬出幾個動聽的名詞，徒然喊着幾句噪耳的口號，理想的王國，依然是不會產

生的。讀者們：你們不必再在歧途上徘徊了，偶一不慎，時代的巨輪，就會把你輾得粉碎你看啊！有許多有爲的僧青年，抵不住物質的誘惑，在歧途的盡頭而墮落了；有許多純潔的僧青年，受不了環境的挫折，在海潮的深處而沉沒了；有許多自命爲不凡的僧青年，經不起幾番波折，幾度誘惑，在中道變節了，同化了，做時代的落伍者了，這是多麼可怕！讀者們：起來！猛省！循着我們的途徑前進。這些意志薄弱的僧青年，忘記了自己地位和立場，忘記了自己職志和使命，我們都是佛教的敗類！罪人！叛徒！我們對於他們不表同情，不加原諒；因爲沒有靈魂的人，是不足同情，不能原諒的。讀者們：你們是未來世界的建造者，看清了我們的共同目標，努力做去，我極希望與那些熱血還在沸騰，幻想還沒有被現實完全打破，始終不曾絕望於光明的前途的讀者們攜手前進，使佛教在世界，結上「一朵美麗之花」！

「你爲什麼出家」

西巖

許多陌生的俗人，他碰到我們光頭的僧漢，差不多都會拈出題面上這句話來，向你盤詰。更有許多細心的朋友，他會瑣瑣碎碎像偵探一樣的，盤問你底鄉貫，職業，家庭的狀況，甚至你父親有沒有鬍子？他都會瑣瑣碎碎的問到。這真叫你够受了。尤其是你是一位僧青年的話。

一個「人」當主席，他不問；當土匪，他也不問；耕田，作工，做生意，他更以爲是天經地義的本分事業，這念頭，在他底心裡自然是更怕生不起來了。獨有你一個「人」出家做了和尚，他卻會用「另一副神色」，拿出這麼樣的一大串，來尋你追根問底。無論這種「關心」裡面是埋藏一些什麼；但我們在語氣裡頭——你爲什麼出家的這句問話裡頭，卻可以獲得一個共同的觀念，就是：

一個「人」出家作了和尚，多少就不能算是社會上底一個「人」了！

這，當然是有它自身繁複的背景，我們竟可移挪少許時間，自己閉目摸索一下，此處實無須再剖解了。

前幾年，在外江行腳，這種緣法。真是多透了。尤其是當你置身於船頭車尾的時候。

我底口齒鈍了，很少不是每次只有一個紅臉。

但是，如其有一二年青氣盛，稍具佛教常識的同參結伴偕行，卻又叫你父關好看了。

一句一句的來，一句一句的去，他會一步一步的覺得你馬翻人倒，躲閃無地！他會說佛法是革命的，是社會的，人間的。他會說佛法與科學不但沒有衝突，而且能彌補科學的缺憾，使科學日益淨善化。他能決不牽強，有根據，有規律，「如珠走盤」的活活潑潑地說出來——或許也是我相的執着吧？叫你坐在旁邊聽了，心裡真會癢酥酥的！

雖說木訥如我，有時在兩軍相持，

雄辯風生的當兒，也會從斜刺裡跳出來大喝一聲：「俺黑旋風李達來也！」

這，並不是自吹自擂，有時候，當他說得敵論者也會「前倨後恭，刮目相視」。我們因此乘機也曾賣上一點佛法。

不過，昔日雲水結識，幾個曾經顯過身手的同志；據說，現前也有脫卻袈裟，實際回到社會作大乘菩薩去的！

人間的佛教革命的佛教！科學的佛教！

成績呢？成績呢？……

當然是更不堪問！——雖說這在每一個出家人都有份兒，不能只怪那一個。

x x x

今年春間，我因事到了×城，是打住在一個小旅館內。一個狹窄的房間，排了三兩客床。幸喜只住了我，和在我先去的一位某先生。

某先生，是行政機關內的一個公務員。我們在閑話的開始，常然是「先生請教？」「大師傳寶刹在那裡？」不知怎樣轉了幾個灣，他終於問到「你為什麼出家？」的這句話上來了。當時，我雖

是漫不經意，答非所問的這麼諷刺了兩句：「先生！你信吧？我感到我們遇事『瞎碰亂撞』，不一定先有什麼目的。那一條路有『飯吃』，我們就向那一條路趕；那一條路有『錢賺』，我們就向那一條路跑！只要快活，只要能够震驚耳目，炫耀一時，什麼都有了！如其真能遇事問它一個『是為什麼？』做這，也要目的；做那，也要目的。或許我們自身就不至怎樣苦惱！社會也就不至怎麼擾攘不安了！……」雖說此時只博他某先生

幽默的似笑不笑說了一句：「是的倒也是的。」即今事後追思，也彷彿我這話裡有點骨頭，居今之世，也似可「裨諸國門，名論千古。」

x x x

回轉再來講到我們自己，如其當「雞鳴枕上，夜氣方回」的時候，我們能够捫心自問：「你為什麼出家？你為什麼出家？……」或者另換幾個方式：「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你是不是三寶的弟子？喂到你嘴裡的飯，是從那裡來的？在地獄備受剝磨的衆生，是不是『望眼欲穿』企待我們的救援？那是不是

我們宿世的親眷？我們對於日在刀頭鍋底，吞聲飲泣的鱗介羽毛之類，是否有塵芥少許的悲憫？是否抽過剎那間空閒，如實『設身處地』想過這些衆生的痛苦？一啊，你……你……？實在是寫不了，如……

你真有一些信心沒有？
你是否想過用力磨拭你心鏡上的塵垢？
你這樣糊塗下去，將來會有什麼了局？……

x x x

同參！我是這麼寫了，我卻很慚愧沒有這麼自己問過一回。雖說有時心裡也浮上一點輕淡影子，但是，那又多半是在寫給別人看的時候！

同參！如其你同我一樣，不自振拔，就怎樣悠悠忽忽的過將下去。我們底佛法，縱使僥倖獲得紙片上的勝利，實際上仍然是得不到利益的！

同參！我們到底是為什麼出家？
請你們老實地來答覆！

釋迦牟尼佛聖誕後八日。

想起了我師弟

悅西

今天平靜的心海中，無故的忽然生起了一點微波，想起十多年前慘死的德言師弟來；經也看不入，飲也嚥不下，提起筆兒把他寫下來，心內也許要輕快些？

德言師弟他是寶應人，俗家很好，不熱喫，不穿，並且他有老婆，有兒媳，有孫子。他二十六歲就持齋，到了四十六歲時，他一心一意想出家修行成佛作祖。於是瞞住老婆兒媳，偷偷地跑到寶華山，就做了我的師弟。這是民國九年的春天。等到他的兩個兒子找了上山，他已是比丘了。

這人非常的忠厚老實，假使你叫他站着，他便永遠不敢坐，而金剛彌陀之類，未出家時便已背誦如流。他出家原為成佛，所以他的道心很好。

我們都住外寮，他當柴頭，我當行堂，這因為觀音大士、普賢菩薩，都是由於修苦行才得道的。我們既希望成佛得快，當然喜歡討行單；況且板堂，是另

一階級中人住的，我們何敢妄想？

那時我們心裏都不明白修行的方法，所謂用功無非是盲修瞎煉吧了。他雖識字，看經不解義，不能指導我用功；但他見我頑皮，或貪睡，天亮不起身，便用慈父對稚子的態度糾正我，勸誡我。至於我，那時連槓子長的一個一字都不識，當然也不能指示他修行的路徑；不過我見他搬柴喫力時，我可以去幫忙他搬。所以我和他的感情很好，彼此同住半年才別離，臨別時兩個都哭了。

一別後永不再見，半年後他慘死的消息傳來，我開始詛咒我自己。我想，倘我和他在一起，他決不會做出這樣愚蠢事來。

然而我為什麼要和他別離呢？這得明明白白說出來。

我是窮家子，十歲時父親死去，媽無方法養活我，不得不忍痛將我送到隣村毛老頭子家去放牛，毛老頭子知道我是憤寶寶，而又並無三兄四弟；所以

特別憐愍寬容，和自己的孫子一樣看待。每逢到了冬天，天氣寒冷，田內無事可作，便叫我替他裝煙倒茶，曬曬太陽，聽他說書。

毛老頭著實的識幾個字哩，什末劉香寶卷咧，修真寶卷咧，濟顛僧咧，香山傳咧；他都可以流水般的說下去。鄉下老兒頭腦簡單，迷信觀念非常深厚，這些外道書籍說的話，他們都以為真的；所以毛老兒有時竟撫卷而歎道：「唉！人為什麼不去修行呢？你看！七天就可以得道，至遲的也不過三個月就可以得道了，得了道就可以能走能飛，度父母升天。人為什麼不去修行呢？」

我受這老頭兒的影響真大，每晚睡在床上我都這樣想，七天，至遲三個月，就能得道，有這樣的好事，我為什麼不入山修行呢？是的，假使我得了道，就可以將母親度到天上享福，我也無須放牛了；然而，母親不肯放我去。

過了一年又一年，兩年又三年，我的志向真入，入山修行的思想並沒有去懷，十八歲的那年母親無待我度，她自己升天去了；我於是無挂無牽的跑到華

山去做了和尚。

七天或三個月可以得道，我九月出家，多月受戒，到了次年的四月，大半年來我還是我，心裏有點急了。

有人說：「你用的是外功；你想成佛，非用內功不可。」

我想，或者是的。但這內功外功我弄不清，得向人請教一下才好。向誰請教呢？這時我記起放牛時，曾聽過放牛的大孩子們說過方丈的道德最高，他晚上走路，能够看見小鬼打架；念動真言咒語，能使閻羅王駭怕，沒有道德是不能做方丈的。於是我決定去向方丈請教。

心內想好了穿袍，搭衣，持具，進丈室，一見方丈便說問訊，展具，然後頂禮三拜，長跪，合掌，請方丈慈悲開示一下我要怎樣用功才能成佛的道理。意謂那決不會落空的。怎料一進方丈就碰了個大釘。我走到方丈面前還未開口，方丈便大聲呵斥道：「魔裏魔氣的，不前不後跑來叩什末頭？滾出去！」

本來那時初出家的我見方丈，和小民見官一樣，心裏老早就撲通撲通的

跳個不住。方丈一吼，格外的作慌，我恐怕他打我；所以回過身去趕緊的跑，跑出了方丈回頭看一下，見方丈並沒有追出來，這才放心將步子放緩了些。

然而我依然不明白怎樣用功才能成佛。方丈那兒是領教過了。大職事呢，他們和方丈差不多，無須去領教。年輕的清潔呢，我看不起；因為他們只曉得煮好東西喫，找錢，希望做方丈，在衣領裏摸到臭蟲放在地上用腳踏死，他們欲享清福不欲享紅福才出家的，他們出家爲的是享福，不是爲的修行，他們何能開導我呢？其餘每天和我在一起的，都是些飯頭，水頭，門頭，行堂頭，趕驢子的驢頭，管大糞的糞頭之類。但他們的話，我不信。他們用手指那大寮神龕裏的紅鬚子金甲神道：「這是本山從前的大火，後來在茅柴上，自己燒自己，就成了祖師。」但我不信。我想，我得向有道德的高人請教。

常去下客堂，見有許多斜眼睛，歪鼻子，又盲又跛，破衣爛服，赤腳爬天的窮和尚。我想，這裏面或者有拐李大仙，濟顛活佛，亦未可知。我不妨向他

們請教請教。那位爛腿和尚開示我說：「念佛，誦經，禮拜，打坐，都可以成佛的。至於你什末時候才能成佛，這可說不定。你看！釋迦佛祖頭上不是個肉瘤嗎？那就是道啊。你的頭頂如果凸起這樣一塊來，那你就成功了。」

我回到寮房裏去，專用禮拜的工夫。蒲團拉開去，我不要。我用頭在磚頭上撞，撞得扑扑的响，一天撞到晚辛苦得很，睡下來一覺睡到四點鐘才醒，醒覺得頭上有点痛，用手一摸，茶盃口大的一個肉瘤；我一骨碌爬起來歡喜得發狂道：「哈哈！我成佛了！」

但是我又想，恐怕未必吧？既成了佛，就會騰雲駕霧，欲去何處便可飛去何處了。我既成佛，且讓我來飛飛看；哎呀！兩隻脚不肯和地離開，加之頭上痛得很厲害，於是不覺失聲道：「咄！上了這些和尚的當了。」

我想，我要成佛，必須離開這里，去朝拜四大名山，參訪得道的高僧。妄想既動，遂不得不和忠厚老實的師弟別離。

四大名山在那里，我不知；由那條

路去，我不知；什末地方要搭船，什末地方要坐車，幾天才能到，我更加不知。長到十九歲未曾出過大門的我，腰內一文沒有，盲目的，信足亂走。有單挂，便挂一單，沒單挂，大橋底下睡一晚，我不嫌苦。有齋趕，便吃牠一飽；沒齋趕，飲點冷水充充飢，我不嫌苦。在路上走了七八天，離開寶華山不足二百里，因喝水太多之故，在一個寺裏病倒了，一病就是七個月，蒙十方諸佛的加被，不會死。

有一日忽來了一個挂單的，聽說他是由寶華山來的，向他問師弟的消息，原來師弟死了。據說是自己燒死的，就是自己坐在茅柴上，口內念着大悲咒，然後用火將茅柴點起，我雖然有點不信。但十多年來，凡是遇到寶華山的人，我都得向他打聽，所答都是一樣，可見他的慘死已成爲鐵一般的事實。

倘他做個在家齋公，我相信他決不會這樣的橫死；出家後倘有人指導他好的用功，他縱不能從事那弘法利生的工作，然而他持齋念佛獨善其身確是有餘。濁惡世中的凡夫，生一念善心，做

一件善事，尚且不易；何況一生不生壞心，不作惡事。他能忠厚老實吃齋念佛，一心一意想成佛作祖，像這樣的和尚並不怎樣壞。他爲修行而出家，出家後反招橫死，究竟這是誰的過失，我寫到

六祖大師 (續)

(三)

這一天，惠能一早辭別了老母又將柴屑上街去，因爲從夜間括了風到現在沒止，本來沉寂的街道上愈形呈露出一種冷落的況味。

從清早到現在，風比較平靜了一些，陽光這時嫵媚地射到地面上來，看到兩旁舖店門高扯着市招倒垂在地上搖曳的浮影，這是告訴他將要中午了。

「爲什麼沒一個顧客的影子呢？這一天真不利市呵！」在別個舊薪者該早就怨恨了。然而惠能從沒怨恨過，雖然重的擔子將額上汗珠壓披了直流到嘴邊，由來在苦痛中的他總忘不了他那倚門盼望的老母，他現又在想：『媽！是不是這時心中也記念着大風中的孩兒呢？』

這里不得不責一般住持佛法的長老們！像這類慘劇的發生，我不僅爲我德言悲傷，還要爲佛教前途痛哭！

二二，十二，十一香江。

汪冰予

「隨着，臉漸漸沉默下來，心中也覺特別難受！于是放下了柴擔，自己倚坐在一幢高大的屋宇外面黃色牆垣下安息着。」

惠能用手撐着兩邊太陽穴，微合着眼，顫沛流離的往事，葉葉的開始在腦海中轉動起來，當他想到三歲時父親臨危時候的慘容，眼前的一切都覺旋轉起來，『唉！』長長的太息了一聲，以後像失去知覺一樣的昏沉下去，彷彿自己的軀壳颯在水中隨着輕波起伏一樣。

當平靜了的寒風輕輕拂着惠能的長髮時，低垂着頭，他正做着一個奇突的幻夢：

他夢到自己攀緣在一棵落了葉子的梧桐樹上，忽然捲起了一陣猛狂的海風

將他吹墮到紅得同鮮血一樣的海中，他恐懼戰慄。從海底掙扎着涌上水面，探起了頭，他不禁低低喊了一聲：『這是多麼奇突的事啊！』原來這里面竟像有恆河沙數的人頭在鑽動，隨着起伏的波瀾，每個人同葫蘆一樣的浮上來又沉沒下去！

惠能心里總不明白這是一回什麼怪事，雖然再怎麼地想，結果總給予他一個不可解答的解答而已。

這時東邊被風激起一個浪花來，接着隱隱聽到無數男女呼號的慘聲，東邊餘音未盡，南面又接踵着騷動起來，這呼號順着風漸漸送進自己耳鼓，是多末的悲痛淒切呵！他恨不得自己化了舟子將這些浸溺在水中的罪人一個一個的渡上岸去，然而他自己湮沒在這萬惡的苦海中也不能擺脫哩。

突然從自己眼力所看得到的地方翻起一座像山一樣的巨浪助着疾風滾滾地向着身邊壓將下來，他逃脫，自己的腳在水中像有人拖着，他狂吼，然而喊破了喉嚨總沒有一點細微的反應，他焦灼，他恐怖，唉！完哪，這時一切的希望

都沒哪！

正當千鈞一髮的時候，在陰霾四佈的天空西角『蕙』的嘴起一個巨大的震動，響聲過後，忽然墜下一個晶瑩明亮的圓球悠悠在半空飄盪着，一回東，一回兒又西，然後風馳電掣的朝惠能身邊直撲過來，惠能更加驚駭了，唉！他流着淚將眼緊緊合閉，等候着死神對自己的最殘酷的刑法施行了！的確他還有什麼可留戀呢，除掉他不忍離開的慈愛底母親。

那圓球已經打向惠能腦壳上來，一陣昏迷，惠能的身體彷彿被一個巨靈之掌輕輕攫開了水面，又輕輕提上了半空，當前的只感覺是一團混沌，一種渺茫！從昏迷沉醉里不知怎麼又像被風吹到海濱的淤泥上來，掙開了模糊的眼，原來面前早立着一個形容憔悴爛污形穢佛徒打扮樣的長人。

他很驚訝，同時也替那人悲傷，『他不是不是也同我一般地不幸呢？』于是他張大了嘴問：

『喂，你準備犧牲了你的生命嗎？』
『我嗎？我沒有生命呢。』

呃！惠能睜大了兩個眼眶，『怎嗎？……』底下的話，期期艾艾總說不出口。

那長老向他微微地一笑，說：『惠能！你疑慮我這一句話嗎？最近你該明瞭哩！』

他上下打量着那和尚，覺得沒有一處的地方可以使他發覺是他認識的，可是他又為什麼知道我的名子呢？
『和尚，你住那兒？我怎麼不認識你？』

『現在你拖着一個不可解脫的軀壳，當你擺脫了這個東西的時候，你該就認識我了。』

這一句話使惠能像墮入烟霧中一樣的混沌，祇搓着手，頭仰得高高的發怔！這時那長老領靜着，『唉，你疑惑我什麼呢？珍重吧！』說完就慢慢走開了。

惠能忽然的醒悟了，覺得這和尚有點來歷，想到剛才的事，他想：『我一定是他援救呢！』

于是他跑到那長老面前就匍匐着磕了一個頭，道謝了施救的德惠，那長老

也合起，枯乾的手掌，微欠了一下身子。

後來那長老帶着警惕的語調向惠能說：

『我們有緣，故來助你。現在橫着前面的苦海，但轉過頭來，又荆棘滿途；然而憑了你的智慧，你珍重的去開拓吧！』

『什麼叫智慧呢？』惠能心里起了一個小小震盪。

『智慧有兩種：一，實智。二，權智。什麼是實智？實智就是能達觀宇宙的本體，透徹真理的根源。』

『你懂不懂呢？』那和尚講了一半就問了。

惠能似乎了解而又不懂的微點着頭，閉着眼，像細玩着本味一樣子的。

和尚又繼續的講下去；

『為什麼又喚作權智？那麼這一句的意思就是能通達宇宙的現相，而明察善惡邪正等等。』

惠能像一株苦萎了的柳樹受着春雨的沾潤發了青的一樣的興奮，但總不能完全地接受下去；他于是信疑半參的問：

『假使智慧不足呢？』

『我相信你不久自會參透，這兒暫留下這問題吧。』

『不，我懂得這問題必須要解透的，請為弟子講明吧！』

那和尚內心開始欣慰起來，覺得惠能的是一個不平凡的孩子，他就再講下去：

『假使智慧不足的話，那末就不能明辨善惡邪正，同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的五度，往往也走入歧路！』

『怎麼為之五度呢？』

左一個怎麼，右一個怎麼的使那和尚感覺這個時候統講明了是不可能，而惠能已經受了一點小小感化，其餘使他自己去悟吧。

『為什麼是五度哪？』重複着第一句的疑問。

『唔……』

這時暫平靜了的海中又隱隱的吶喊起來，當惠能想到這淒涼慘酷的情景時，一陣酸楚，忘懷了五度是什麼的問題，淚水簌簌的落到衣襟上，他手指着一大堆人在波濤中浮動的一個地方和尚誠懇的要求：

『慈悲的和尚，請將這些可憐的犯人拯救出來吧！』

那和尚鎮靜着，瘦削的臉忽露傷感形狀，『他們劫運沒滿呢！等待他們覺悟到自己罪惡是不可赦的時候，佛自會渡救這一切的衆生哩。』

惠能在癡癡地想着這一大堆人的幸福前程。

『惠能！珍重你的前程吧！再會。』說了這們一聲，那長老就走開了。

等惠能聽到這沉重的語調時，惠能已發覺這海灘上只有自己一個孤獨的人同伴着自己的瘦影！

和尚那兒去呢？

惠能開始驚異來，他也恐懼，于是他狂喊：

『和尚那兒去哪？和尚那兒……』

一句話沒說完，海中突然狂起十多丈高的白浪，滾滾的向着淤泥上的，惠能打將下來，『哎喲……』

惠能掙開了眼頭上披着像黃豆大一樣的汗珠，心中砰砰的跳動！看看自己似倚在黃色的墻垣下一切也沒有動，揉揉惺忪的眼，又向着四週巡視了一下

，沒有海水，也沒有那瘦和尚的影子。

『喲，這可奇突啊！』

驚奇着說完了便用破爛了的袖口抹淨了額上的汗珠，別直子一條立起，伸了一個長長的懶腰。然後交叉着兩手，右腳移開了兩步，仰着脖子，癡癡的瞪着天，天色，黃得同秋季里殘落了的樹葉一樣。

『怎地攪出這末一個險惡的夢呢？』

分明橫亘在自己面前的是長潤的紅海，分明那片老瘦削的臉蛋上深劃着慈愛的笑容對着自己，分明慘痛的呼號在耳膜里震盪得同呼哨一樣，可是自己現在爲什麼拖着一個笨重的軀壳又立在這冷冷的寒風中呢？

『惠能，憑你智慧去拓你的前途呵？』耳中浮出了這末一句，心中就像得了無限的安慰。

可是這一顆抱着無上安慰的熱心又漸漸冷落下來！

『唉，還不是那和尚對自己頑了一套玄奧的虛誑舉動，我有什麼智慧呢？』

他沒瞧到我是一個生長在鄉村中的

小孩子，他也沒知道我現在是一個挑賣山柴的人，假使喲……唉，那可不行哩！

是的，天下事無非同朝霧中遺留着一個薄影一般的昏暗，夢里邊的事較在清水中反現出的朝霧里面留着一個影子更來得模糊，自己何必責人家欺騙了自己。而且攔在前面的是一擔山柴，沒有海，沒有人的吶喊，沒有那長老慈祥微哂的臉，沒有這些，可是有的是達官貴人以至小商人模樣各個不同，陰險刁刻的面孔在冰冷的巡視着自己！想到這兒，臉上熱烘烘地，羞慚的低下頭來。

『去，去！撇開了吧，這不過是一個夢呢！』這樣說完了就喘了一口氣。看着被輕風捲起飛揚的沙土，看看薄暮中展動着淺黃的陽光，自己就啓動着雙唇。

『歸去吧，媽怕要幹望哩。』

于是彎下腰，頭勾進了扁担的中段，壓上肩，就試了兩下子。

沉重的步伐，沉篤的心，歸途中，惠能額上又披下了汗。

淡黃的陽光漸漸爬完了牆尖，飛過

綠色的窗帷，又掠過了西邊的山嘴，山後就反射過來一片淺淺的紅光。

當惠能跑完了一條冗長的街道，離了城垣又走了十六里路程而看到自己門口的瘦竹在風中搖曳的時候，天邊已漸漸浮起了灰網。

將柴放在一個破了的沙缸旁邊，喘了氣，用手輕輕叩着籬笆編成的那扇門，一面又抹着汗喊：

『媽，開門，孩兒回家哪。』

里面黑沉沉的沒有輕微的回音。

『媽！惠能來家哪！』

依然沒有動靜。

剛剛西庄阿五家的兒子往弟子匆匆的打從惠能門口過，他就告訴了惠能：

『惠能哥，你媽不在家，我先瞧到她呢。』

『哦，原來五爺家小弟弟，你瞧我媽上那兒？』

『怕到邱菩薩家去吧，因為我見她灣過那一堆松林哩。』

『唉，謝謝你！』

『這算什麼！惠能哥。』

一溜烟，往弟子又匆匆跑了。

(未完)

海吟集

大庸選

和通一法師離潮十首

遠映

一肩雲水任磯零，說甚離歌不忍聽，
夢裡衆生待獅吼，莫將慧命等青萍。
大廈將傾應疾忙，管他人說近猖狂，
健兒携手排排立，作箇魔來一短牆。
一輪皓月耀連宵，落落孤懷最寂寥，
鷗泊人同湖上藻，此心如昨夜遙遙。
絕相離言假說名，何須爭與俗人評，
願將般若瓶中水，灑向人間自在行。

願深如海恨難成，風雨蕭蕭夜有聲，
覺國不堪常寂寂，阿誰重振釋尊名。
霜雪同心肯受憐，閒來最愛馬蹄篇，
一窓高臥任昏曉，與世無墮即有緣。
明燈般若仗師編，一吼當今最上禪，
漫說魔強象教弱，扶危尙有一枝椽。

落花如雨正愁多，忽聽南來子夜歌，
墮地金聲天外響，高高梵曲敢相和。
春滿枝頭花滿天，垂楊三月好隨肩，
輕風細柳婆娑舞，也學淩鵲效昔賢。
見性明心恨未曾，排艱拂亂力難勝，
空添感慨愁終日，愧聽南來話嶺能。

和通一上人將去潮州十首

饒東

浮生何處不飄零？昔日柔香今莫聽！
酒醒春深花落去，淒涼獨對海頭萍。
江南江北逐風忙，酒盞名題近更狂，
此夕逢君真去也，拈花無語倚西牆。
銀床昨夜夢中宵，碧玉偷來伴寂寥，
多舞春衫今已矣，愴然回首暮山遙。
相識人間未記名，無端計甚是非評，
逢春莫管閒春色，願爲蒼生重此行。

淺草江湄別已成，漫天風雨儘離聲，
上人最厭多情客，我爲多情已損名！
曉月唳鴛鴦可憐？心泉一曲化詩篇，
縱然識得東君意，晚磬聲聲亦斷緣！
百讀頭陀金玉編，每逢佳處輒參禪，
此心一樣悲時事，爭奈凡思筆似椽。

正氣銷磨鬼氣多，請君傾耳我狂歌，
山河極目生愁色，人事年來總未和。
大海南來水駕天，共愁不得哭摩肩，
那堪客處今又別，異國無忘顯昔賢。
十年落魄愁何極，一首鬢髻恨不勝，
莫問生前死後事，花邊惹醉我猶能。

佛教新聞

記者

一蘇二兩月前赴日本考察佛教之大醒法師，刻已返國，暫住蘇州定光寺。

息夏，以資休養，聞法師此行，頗得日本各佛教團體所歡迎，携回日本佛教雜誌報章至夥，最近期內，即將考察所得，編著專書，以饗國人云云。

一廈門閩南佛學院教職員慧雲隆耀兩法師，去年赴台灣傳戒，因台灣當局

認有某種嫌疑，加以逮捕，並用嚴刑拷問，獄中苦處，非局外人所能明悉。南普陀寺方丈覺次交涉，部無效果，最近台灣當局謂可先釋隆耀法師回國，臨時突又食言，謂隆師尚有某種嫌疑未曾調查清楚，故仍羈押如故云。

一京南太虛大師此次在京開講優婆塞戒經，每日聽衆，都千餘人，後至

者佇立諦聽，法筵盛事，空前未有，聞大師定秋間南下弘法，廈門，汕頭，潮州，廣州，香港，各佛教團體，均已約定，同時，香港大學及廣州各大學亦擬請大師作學術演講云云。

一廣前大理院長趙公璧居士于四月八日在六榕寺剃度，現比邱相，拜

觀本法師爲剃度師，日前忽然圓寂，其家屬戚友已組織治喪處，地點則仍在六榕寺云云。

一香港一佛學曾陳靜濤居士爲太虛大師皈依弟子，近鑒于香港皈依佛教者

雖多，而真能對佛教教理作肯切研究者殊少，故擬倡設佛學函授學校，唯此事大責重，非于佛學各宗有相當研究者不能勝任愉快，于慎重選擇之下，乃聘前任閩南佛學院教務主任芝峯法師担任此項工作，法師曾任現代佛教及海潮音編輯，於性，相，台，密，淨，律，諸宗造詣極深，聞近已兼程南下，日內可到，誠香港佛學界之福音也。

一湖嶺東佛學院舉辦研究部，已成事實，該院近已發出研究部簡章，茲錄之以當介紹。

嶺東佛學院研究部簡章
一、本部分法相唯識系，法性般若系，

小乘俱舍系，中國佛學系，融通應用系五系學說研究之，各系均延聘專門學者，分別指教研究，以資深造，茲暫從法相唯識系研究起，然後再陸續法性般若系，小乘俱舍系，中國佛學系，融通應用系等之四系研究之。（研究課程用書另定）

二、本部中國佛學系，以中國各宗學說爲標準，融通應用系以院長太虛大師之學說爲標準，因大師之學說，適應現代機宜，故爲研究必修科，其餘四系得擇一門，或二門研究之。

三、本部學僧以本院畢業僧并人爲限，但諸方來此遊學有同等學力者，得可酌量考取錄入之。

四、本部學僧每月須將研究成績（如筆記著述翻譯等）送請教授批改及呈請教務處核閱，如兩月不及格者降級普通班。

五、本部學僧除照本院規章，每月考試按分給獎外，每研究一學年後得增加一元之獎額，（以四元爲限）成績最優者，在一學年終時得格外獎

贈○

六、本部學僧對於普通班所未聽之各課，均一律入班聽講，並不得藉故隨意缺席。

編者的話

又是理想不能成爲事實，沒有能趕上原定出版的日程，這真是萬分抱歉的！不過，話得說明白，好讓讀者明瞭這，次又脫期的原因，遷址紀念號剛寄出，稿子便送到印刷所去了，一連攔了七八天，沒有動靜，打電話，差人去催，差不多每天都有，印刷所的回答：「暑假到了，許多學校印畢業特刊之類的東西太多，日夜不息也趕不來，只有請原諒！」事實是如此，換一家也是一樣，所以就這末又耽延了。

香港遠處華南，而本刊讀者又以國內居多數，縱使能按期出版，寄至國內讀者面前已是好多天了，那能再加上印刷所的誤事？這一點，我們深深地知道，好在暑假快開始了，印刷所的工作也該清閑些了，我們想在中間，幹緊一點

七、本部管理規則本院院章及常住規約適用之。

八、本規則如有未盡之處，得由敎務會議修改之。

，除「將脫期的補足以外，並想每期再提前幾天付印，務使本刊寄到讀者面前時，沒有明日黃花之感！」

這一期里，原編好了仁林法師的一篇「因明大意」，但因爲篇幅關係，臨時又抽下來了，預備從下期起分兩期刊完，這里先向仁林法師致歉！

又一比邱居士之諍的一篇文章，在事前我們原也收到關於這爭的兩件新聞，稿件將要發出之際，忽得蘇州禪法師寄來這篇文章，禱禪法師的意思，是要僧伽自己振作才對。但我以為蘇州僧伽雖在水平線以下，而通經說教的却也未嘗沒有，大概李聖一也有點目空一切（？）的態度。

重慶德潛法師，武昌智藏法師，寧波竺摩法師，擬偕本刊替已逝僧青年同

志大訥西蓮華清三法師出一紀念專號，凡與三法師同學或友好，不妨寫點稿子來，以陰歷八月底爲截止收稿期，同時，希望三法師同學或友好能捐助一點款子來，我們想將遺墨遺像製版登出，以留永久紀念，這至少非十元以上莫辦，所以我們很希望能得到一點款子的補助。

本期的文章，恕不一一介紹了，大家自己去咀嚼吧？

七、六〇通一〇。

本期合刊零售一角

護生報

△每月出版兩期
△全年定價五角

△全年定價五角

△並有五色雲中

△觀音菩薩奉送

△營業部 道德書局

△發售佛像字畫

△流通各種經書

地址 上海貝勒路一

電話八一七四

人海燈

第二卷第十四十五期合刊
民國廿四年七月一日出版

主辦者 東蓮覺苑

編輯 人海燈社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自動電話二零八零八號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利士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YAN HOI DANG SHEA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本刊定價表

每月兩冊	預 定			零售每期五分
	全年	半年	時期	
	廿四冊	十二冊	冊數	
定費先惠	一元二角	六角	本港	郵費四分
	一元二角	六角	外埠	

本刊徵稿新例

- 一 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 一 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 一 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 一 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 一 對於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 一 來稿一經刊載，除酌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為特約撰述。
- 一 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 一 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為妥當。

本刊廣告刊例

- 一 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 一 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 一 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 一 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 一 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逕啓者。本報爲應法界同人需要。發揚大乘教義。普及佛化宣傳。特日出一張。內容分評論。客言。人簽。新聞。專件。社會消息。文苑。廣告。欄等。勝義世諦。道俗共賞。出版以來。謬承諸山大德。長者居士所稱許。茲爲廣結法緣起見。訂定種種優待辦法。詳列於下。如蒙惠顧。請將份數。在後列定報單內。分別填出。連同報費。一併惠交本社。即當按日如數寄奉。倘荷鼎力介紹。流通尤爲歡迎。將份數。在後列定報單內。分別填出。連同報費。一併惠交。

一 不論個人團體。一次定閱本報三份至五份者。八折收。十份以上。七折收。二十份以上。六折收。但報費須於訂報時一次付清。如零星匯交。仍照單訂價。以計奉寄。(本條適用各地多人分寄)

二 凡本報訂戶。登載廣告。如係訂閱三月。或照廣告原有價目。九折收。半年者。照原有價目。八折收。全年者。如照原有價目。七折收。除批發價目。不論商個人。或團體。俱同此例。(非本報訂戶。不適用之)

三 如有願推廣弘法者。除批發價目。不論商個人。或團體。俱同此例。(非本報訂戶。不適用之)

四 國內及日本。每月洋五角。三個月洋一元四角。半年洋二元六角。全年洋三元六角。郵費在內。報費先惠。郵票以一分半爲限。餘不收。

廣告刊例

(一)(二)(三)(四)(五)

報名下一長方。每日計洋十元。半行四元。
一四版中縫長行。每日計洋八元。半行三元五角。
二三四版下短行。計三十字高。每日計洋六角起碼。
封二下短行。計三十字高。每日計洋六角起碼。
二三四版下短行。計三十字高。每日計洋六角起碼。

上海 開北新疆路 和民坊五號 佛教日報社謹啓

定報單

定報人姓名 定報份數 定報銀數 定報人地址 介紹人地址 介紹定報人姓名

此致 (上海開北新疆路和民坊五號)

佛教日報社台照

民國 年 月 日